

文
定
集
三



文 定 集
(三)

汪應辰撰

文定集卷十三

書

論存留田契稅錢與執政書

應辰竊以四川宿兵四十餘年。賦斂禁權之利。十倍于舊。僅能贍給。若一有調發。橫費百出。取之于民。則民力已竭。告之于朝廷。則遠不及事。所以自來總領所常須椿積不下千萬餘道。蓋以待不虞之備。自比歲兩次用師之後。椿積錢引所存者纔八百餘萬。內添印錢引二百萬道。已準朝廷指揮對減虛額。而白契稅錢四百六十餘萬道。內以一百四十萬道。應副湖廣總領所。并支買馬等錢引九十萬道。今朝廷指揮又令起五十萬道。赴湖廣總領所。而餘數發赴左藏南庫送納。如此則四川財賦所椿積者。止有一百餘萬。緩急之際。何以枝梧。恐非有備無患。本固邦寧之義。兼錢引既不出界。必須措置輕齎。只如銀每兩約六道半左右。既出峽。不得半價。又有津運船腳。及管押使臣軍兵道路之費。然則四川所費失者甚多。而朝廷所得者無幾。聞總領所已具申稟。伏望鈞慈詳酌。將未起田契稅錢。特許存留。不勝遠方幸甚。

乞以見任使臣管押馬綱與宰執書

應辰勘所在州郡財賦匱乏。然而用度之費。有不可已者。若乃無益于公家。而徒以困敝州羣。如此之類。所當講求而措置也。伏見茶馬司令押馬殿侍報殿前司差殿侍闕。許權差指揮使使臣紹興七年提

舉茶馬李迨奏。如遇馬綱擁併闕人管押。乞于四路見任兵官。或監當官雙員去處時。暫抽差使喚。是年樞密院行下押馬使臣。須承信郎以上人。茶馬司中除承節郎以下。依本等支破五人衙官請受。外除保義郎以上。至大使臣若並與支破本等請受。顯是多費財用。欲只支破五人衙官請受。紹興十二年。茶馬司又奏。乞本司遇闕押馬使臣。于待闕使臣內時暫差權。仍于川路諸州支破驛券。止立十箇月往回程限。限滿便行住支。紹興十八年。戶部勘當茶馬司所申。欲將押馬使臣驛券一等支破七人衙官。紹興十九年。茶馬司又申。乞不差兵官。止于逐路州軍見任監當雙員去處。或指使內抽差相兼管押馬綱。朝廷皆從之。竊詳法意。所以只差殿侍指使等。及雖差保義郎以上而止。支破四人衙官請受者。蓋欲省費也。後來令差承信郎以上者。蓋欲擇其人而使之也。又添支七人衙官請受者。蓋欲優其祿而責之也。然皆于見任。或待闕人內差。今則每歲所差不下百四五十員。例是無差遣之人。或付身不圓。而參部不得者。或僞冒而不敢到部者。或富有財力經營。得一名目。假綱運以商販。藉官馬以負載者。是以費雖加多。祿雖加厚。而不可責以辦事。或有虧失。雖降官示罰。亦不甚以爲利害也。竊謂前此州縣官有常員。難以輟那。比年以來。添差小大使臣之類。布滿中外。只成都府自有五十餘員。如此等類。皆是累有勞效。朝廷所閔恤而優佚之者。履歷既多。則凡事諳練。見有差遣。則顧藉稍重。又有久在軍中。知養馬利害者。有雖或以老病揀汰。而其筋力未衰。其疾病已愈者。有久閒坐食。而頗得執役。且覬推賞者。以四川諸司與六十餘州。而欲擇百四五十員押綱使臣。甚易。伏望鈞慈。詳酌指揮。其管押馬綱。令于四川見任使臣。去替在

一年內者通行選差。仍于所任州郡內支借請受。蓋雖不管押馬綱而請受亦不可闕也。若其請受不及七人衙官者。然後計所當增給之數。行下元分定州郡貼支。如此則既不敢違背前後累降指揮。又州郡得以省費。而管押馬綱之弊亦自此可革矣。

小貼子

竊見累降指揮。減罷州縣冗員。若依今來所乞。卽是四川一歲省百四五十員。請給之費。又免致未嘗諳練。無所顧藉之徒。損壞官馬。實爲利便。

請免賣寺觀贖剩田書

準行在尙書戶部符。準都省批下。隆興元年六月十二日敕。將福建寺觀元剽撥贖剩之田。估價出賣事。應辰反復思之。參以衆論。竊謂此事既行。官中未見其利。而百姓先被其害。其他州軍事理曲折。雖未能盡究。且以福州言之。庶幾可以概見。今欲以贖剩錢爲準。每謂一貫得一貫之直。則福州贖剩錢頗管十三萬五千九百三十五貫有奇。計當價錢一百三十五萬餘貫。竊緣福州依山瀕海。地隘民稠。風俗窮陋。今取會到倚郭侯官。閩兩縣其極等戶。所謂產錢者。不及五貫。只如紹興二十八年。常平司出賣沒官田產。福州共估到價錢十五萬七千餘貫。可謂不多矣。至今首尾六年。尙且出賣未盡。朝廷既有賞格。州縣官吏孰不樂于趨賞。上下督迫。非不嚴峻。初者減價二分。又減三分。又減四分。非不優饒。然終不能及數。可見民力之有限也。今前者未盡。後復繼出。借令州縣急于奉行。不過如前。雖欲嚴立近限。而民力不可

復加以多少言之。其初歲得四五萬貫。二三年後所得愈少。所謂寺院之田。既已剽撥入官。必無責令依舊輸納。趨剩錢之理。則是歲失十三萬五千有餘貫之入也。又況田之不同。其別有到于九等。賣之不售。其減至于四分。固不可遙估。以爲一定之價。又不可堅執。以爲不易之令。則夫一百三十五萬餘貫者。未必有九十萬之獲也。以一年得四五萬貫。而所失者十三萬五千有餘。以累年得九十萬貫。而所失者不知其幾千萬。此所謂于官中未見其利也。向者遣使括責。將寺院所收租課。總數豁除。口食之外。以其餘糧紐計價直。起發。卽不會將田段剽撥。今欲出賣。必須將逐處田段各行分撥。以某爲存留。以某爲出賣。事行之初。諸縣必且取責寺僧。追集耆保。供畫圖帳。標立界至。令不嚴則事未必行。欲事之行。則官員公吏必分散四出。監守督責。方能辦集。公吏下鄉。如虎豹出柙。未有不爲民害者。而官員之中。其曉事愛民者。能復幾人。田里之間。數月之內。未見黑白。而先騷然煩費矣。至于田之肥瘠。地之遠近。孰爲當留。孰爲當賣。利害所在。其間計囑欺隱。何所不有。治之則不可勝誅。不治其弊愈甚。獄訟自此繁矣。出賣不行。必有抑勒而使之承賣者。苗稅不辦。必有科配而使之納稅者。紛紛擾擾。未易具陳。使其有益于官。猶須斟酌事體。以愛惜百姓爲重。況其非有益乎。此所謂百姓先被其害也。凡此利害。皆灼然可見。若萬一遂行。不過期月之間。其弊目見。勢亦必須更改。第恐民已被害。不若辨之于早也。伏望鈞慈。詳審此事所繫甚重。特賜敷奏。亟行寢罷。以全國家賦入無窮之利。以救一方百姓非意之擾。實莫大之幸。

契勘福建一路。不舉子之風最甚。獨福州爲不然。蓋如民家有三男。或一人或兩人爲僧者。今僧旣無所得食。人亦不樂爲僧。民家生子。其無田產者。恐其無以養之。其有田產者。恐其不能徧及也。則將不能守其故俗矣。豈不爲仁政之累。契勘諸路出賣度牒。惟福建一路爲多。蓋歲納贖剩錢。又視僧徒之增損爲多寡。若田旣出賣。則止以見在僧數爲定。雖有來者。亦無所得食矣。如此。則誰肯出家度牒之數。自此日減矣。失官中之利。此又其一也。

又

某伏覩朝廷委本路漕司。將諸寺觀贖剩田產。盡行出賣。約可得錢三百萬貫。某雖非所預。然事之利害。灼然可見。矧任一路之寄。贖剩窠名。又隸本司。其何敢默。輒取其不便者數事言之。竊見向者遣使剽撥之時。止以寺觀一歲所入。計口給糧之外。其餘盡謂之贖剩。初不曾分田某段給口食。某段充贖剩。今者出賣。旋行紐撥。其間高下肥瘠之不同。計囑之弊。將紛然而起。何可勝言。此其不便者一也。昨常平司賣官田錢數。比今寺觀贖剩之數爲甚微。猶且六年未能盡鬻。至或非理科抑。鄰保分外騷擾。民衆尙未能辦。見今不住據人戶論訴。今所鬻之田。其數浩瀚。其限迫切。又非常平官田之比。況閩人至貧。家無千緡之積。一朝責以三百萬緡。將十年且不可得。此其不便者二也。本路贖剩錢。元計三十四萬餘貫。自後時有豐稔。價有低昂。隨年估直。已不及元額。尙有二十八萬餘貫。賣田指揮旣下。寺觀更不復耕布。自今歲便無二十八萬貫之入。贖剩之外。所失非一。若更如賣常平田。累歲之間積而較之。何止三百萬緡。此其

不便者三也。昨來所差使者，括責口食之時，未放行度牒。今度牒既行，僧道日增，卽不曾添給口食。寺觀亦只于趨剩數內，將新蓋舊，那融贍給。其意猶謂既放行度牒，朝夕亦須放免趨剩。今既絕望，而寺觀元給之數有限。其新披度人將顧而之他，則免丁錢不可復得。此其不便者四也。閩中地狹民稠，常產有限。生齒既滋，家有三丁，率一人或二人捨俗入寺觀，所以近來出賣度牒，本路比之他處，率先辦集。今寺觀窮寂，觀者愁歎，誰肯鄉道？自是度剩必難發脫。免丁錢亦復隨失。此其所以不便者五也。數事之外，在州郡則有實封助軍大禮，經總制鹽錢之額。歲計既不可闕，將取之于民，則焦熬之態益甚。今日應辰區區管見，以謂朝廷不若明降指揮，特免寺觀出賣趨剩田產，多降度牒，均之八郡。姑以二千道計之，爲錢六十萬緡，兼不失二十八萬趨剩數，遂成九十萬緡。又添二千人免丁錢，比之鬻田累年不能盡，其暗有所失，不可勝計。利害明白，伏望朝廷早賜詳酌施行。

請免豫借坊場錢與宰執書

竊見朝廷以用度不足，豫借坊場一界錢。此誠有不得已者。豪右之家，平居無事，坐收厚利，自當佐公上之急。況本是合納之物，特取之有先後爾。此不爲過當。其如坊場未必皆是豪右，有借產以充抵當者，有貸錢以爲本柄者，有見敗闕無人承買，而尙于其人名下理索者，有已逃移，而令鄰坊均抱者，兼又有新舊界交加，而爭訟未絕，與決未定者，有界未滿，而不願接續者。如此等類，未易概舉。正當分別輕重，隨事措置。庶幾有不得已之中，猶不至于已甚。今若但似坊場例，皆拘借，則貧羸之民，無所從出，徒費刑罰，而

官司坊場益以敗落。自此人以買撲爲戒。誰敢就者。其所損失。又不知幾何。竊謂此令之出。將及兩月。州縣奉行。急于星火。其有力之家。何苦以身受微繯。筮楚必無不納之理。至今而猶不納。必其所無從出者。若朝廷明降指揮。其已納者。日下起發。其未納者。更不拘借。只是遲以歲月。又非捐以予民。其于寬民力。省刑禁。爲利甚博。萬一未能如此。卽乞檢會紹興四年。浙東提刑明臺申請畫降指揮。更加詳酌。早賜行下。仍乞令州縣以今降指揮。多出文榜。曉諭民戶。使猾吏不得夤緣賣弄。而民戶亦速被實惠。所有紹興四年指揮。具錄前伏乞鈞察。

乞免解發鐵錢赴兩淮書

竊見近降指揮。四川總領所于見管鑄到紹興鐵錢內起一百萬。赴淮東西總領所納。應副行使者。兩淮曲折。雖不能盡知。難以遙度。惟是四川見今行使錢引。全藉見錢爲之秤提。民間方通貿易。自天聖間官置交子務之後。禁民私造。每界印一百二十五萬六千有奇。三年一界當滿。則以新換舊。至熙寧五年。已兼放新舊兩界。又自紹聖崇觀以來。至于今日。節次增印。通兩界共四千三百餘萬道。而鼓鑄鐵錢場監。惟嘉邛利三州。又以工役薪炭錫鐵所費不貲。不能常鑄。其于秤提校之所印錢引。百無一二。今錢引日增。見錢日削。則司給納。民間貿易。合零湊數。何以相濟。蓋八九百之直。須假錢引。或四五百之數。必以見錢。儻見錢日削。貿易不成。恐雖有錢引。民不能用。是錢引之法。自此壞矣。錢引權衡。爲四川之司命。國家所以養贍軍兵。所以養民。視之他路尤重。況鑄到紹興錢。見管實數。聞亦不多。目今收拾。已自費力。并

鐵錢好肉礦肥。搬運積壓。損敗爲甚。移之兩淮。未必可以行使。欲乞詳酌指揮。行下四川總領所。除已起發外。自餘蠲免之。

論王歷不當與致仕恩澤書

契勘。尙書吏部準都省付下撫州奏。故右朝奉郎致仕王歷。家陳乞致仕恩澤者。竊見紹興十五年。劉昉。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王歷。係宰相妻弟。爲安撫司幹辦公事。昉藉王歷爲重。鑿空撰造。迎合欺罔。稱是遣王歷入蠻洞中說諭。獠人退還所侵省地。昉進職再任。歷特改京官。其實並不曾得尺寸之士。而獠人自此非時出沒。恣意作過。全永邵武岡界內。常有劫掠屠戮之禍。巡檢縣尉。或行追捕。昉欲實其欺罔之說。反以巡尉爲生事。或對移。或取勘。居民惴惴不保朝夕。監司郡守。亦共觀望。不敢理會。八九年間。凡近邊稍有家業。無不被害。百姓不堪其苦。詣行在下狀。朝廷始差鄂州統制官李道。前去措置。大軍入洞。討蕩方得平靜。論功推賞。約計四千餘人。其四郡民戶被害。以至興師勞費。蠻獠悉被剿戮。皆緣本路帥臣欺罔朝廷。冒濫官職之故。今來雖不復追治。豈可使王歷尙以當時所改轉積累之官。更與致仕恩澤。伏望朝廷。特賜詳酌施行。

論趙繡之詐欺受差遣與宰執書

伏見成都府準尙書吏部符。謹備錄在前。伏乞鈞照。契勘得。符內稱轉運司差趙繡之。錢引務差遣。及成都府放令本人錢引務供職不當。令究治。依條施行。然轉運司所以差注者。蓋趙繡之見有差遣待闕。卻

作無差遣參選以罔官司也。成都府所以放行者以轉運司牒令就權也行遣不審兩者固有罪矣。而趙繡之乃是以詐欺差遣請俸給之人豈得卻置而不問。又符內云曾到差注窠稱即無趙繡之添差錢引文字到部契勘轉運司係乾道元年八月初九日差注稱已申尙書吏部今來吏部符係乾道三年正月初七日行下豈有將及一年半而申狀尙不到部之理。若非道路遺墜則必有計會藏匿以掩其詐欺之罪者。此亦所當問也。遠方官吏反覆冒妄事已發露明白而略不誰何動輒如志利之所在孰不欲效其所爲。此所以其事雖甚微細而不敢不申稟也。伏望鈞慈特賜詳酌指揮。

小貼子

契勘四川轉運司依紹興二十八年指揮每季差使臣一員齎定差文字赴部仍開委所定差窠闕職位姓名申尙書省其趙繡之定差文字豈得獨不到部伏乞鈞照。

與楊總領論虛額書

伏蒙垂示三百萬道錢引曲折去冬兩司申朝廷欲添印以足三百萬之數以爲存而未用于錢引亦不相妨近總領所示及除放文字鄙意尙有未達者蓋頃年權住催理五十二萬餘數及覈實鹽酒增羨錢七十萬餘數朝廷亦

不施行又諸郡多訴所增非實

又不到庫錢此三項恐須在虛額之外卻看實所除放若干如三百萬道錢引未知如何取撥對補前日已具此因依回牒矣竊謂若除放有定論則三百萬道錢引或用或否在總領所審訂如何

爾自當從長也。趙總領初議欲以三百萬道爲十年計。仍以移屯軍馬所省之費貼補對減。且云若自此邊事寧靜。亦可足用。更看十年後如何。然亦以謂此外錢引不可添印也。若如趙卿之說。似于引法無害。又未知曲折果如何。區區雖甚欲早定。而又于所未逢者。不敢不盡也。所以尙此待報。伏冀台照。

又

淳蒙誨諭。不勝悚荷。虛額錢其間如權住催理。不到庫。及鹽酒增剩之類。正欲如今來所示。既見此等數目明白。則所合除放之數。始得其實矣。除此三項外。今減實到庫錢二十二萬四千八百餘道。財賦曲折。固不盡知。減放過多。或恐難繼。豈敢不念慮及此。但元降指揮令盡行除放。如用度不足。卽于添印錢引三百萬道。通融取撥補用。則朝廷之意。似不止此。前來趙卿議欲以移屯軍馬所省對減。而以添印錢引作十年對補。但其所減者未必皆實。所以久無定論。只添印錢引一項。如趙卿之說。亦歲可減三十萬道。于總領所財賦似不妨闕。此外既不續印。亦于引法無害。方州縣田里煎熬之時。且稍與寬減十年。亦足救目前之急。過此以往。更看事勢如何。鹽酒增剩錢。欲作一名件棄了。使後人不復取。仰見恤民慮遠之意。但朝廷指揮已令更不施行。若總領所真與棄之。旣應得朝旨。亦自無他日復取之慮。不必藉以爲虛額也。竊見諸郡往往言所增剩非實。大抵皆出于所差官觀望之意。縱使實有法當以增補虧。不得出一州之數。亦當爲收闕之備也。

請免追海船修船神福等錢狀

契勘福建路沿海州軍。自紹興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起發當番海船。其一行船主梢手等。日食起發錢米。犒設修船。艀板。神福等錢。依元降指揮。竝于經總制寺觀釐剩錢。常平義倉內支破。旣明有指揮。又已成久例。近準戶郡行下。內修船錢。平鋪艀板錢。神福錢。不許支破。令逐州撥還。目今州郡所在。闕乏。別無餘剩錢。可以那撥。不免卻于船主之家追錢還官。與而卻取。不惟失信。又船戶遠役。其家別無優恤。更令追取已請用過之錢。尤于人情不順。除已具公狀申稟外。欲望鈞慈。詳酌指揮施行。伏取鈞旨。

薦李燾與宰執書

應辰伏見左朝散郎前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李燾。篤志學問。無他外慕。安貧守分。不妄取予。凡經傳歷代史書。以至本朝典故。皆究極本末。參攷異同。歸于至當。隨事論著。成書不一。皆可以傳信垂後。而又通曉世務。明習法令。守郡將漕。績效顯著。前此朝廷嘗降召命。而燾偶在憂服之中。今者從吉在即。所有元降省劄。四川制置司已繳納尙書省外。應辰不敢僭易。輒有論薦。又恐鈞慈欲知其人。謹此上稟。伏乞鈞照。列薦何耕于稅程价與宰執書。

應辰竊以蜀在一隅。士之有爲有守者。往往無以自達于朝廷。輒慕古人報國之義。敢舉其所知。以備采擇。謹具下項。

一左承議郎充成都府路轉運司幹辦公事何耕。早歲類試爲四川多士之冠。旣而涵養益厚。蘊積日富。文詞敏健。議論詳明。皆可以施用于世。隨牒遠方。恬靜自守。勤于職事。練達精審。

一、奉議郎、知成都府華陽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于輓、明敏疏通、剖決無滯、廉直公平、久而如一、豪強退聽、胥吏懋服。

一、右通直郎、前簽書資州判官廳公事、程价、篤志爲善、當官不苟、汲汲于便民利物之事、如恐不及、凡所措畫、皆有條理、使之疏決通滯、拊循凋瘵、必能稱職、右謹具呈、欲望鈞慈詳酌、隨其器能、特與堂除差遣、以示朝廷甄擢人才、察見幽隱之意、亦以爲遠方士人之勸、伏候鈞旨。

契勘應辰嘗舉何耕、充文詞典雅科、又以于輓治狀顯著聞奏、近又以于輓程价姓名具劄子上稟、今來所與本路監司列薦、蓋是出于公論、不約而同、所以不避再三之瀆、伏乞鈞照。

薦于輓程价充成都通判與宰執書

應辰伏見左奉議郎、知成都府華陽縣于輓、明敏公正、強立有守、比者聖旨指揮、令監司守臣保明知縣、縣令治狀顯著者、應辰嘗以于輓治狀聞奏、乞賜檢照、又伏見右通直郎、前簽書資州判官廳公事、程价、氣識堅明、思慮沈密、奉公如己、見義必爲、頃知蜀州江津縣、革弊撥煩、不擾而辦、繼任資州簽判、兼權州事、去諸邑積年橫賦、補常平累政虧損、戢暴禁姦、皆有條理。

契勘成都府通判、任俊臣、準敕差知涪州、又差下賈仲鶚、已物故、成都大藩、事務繁劇、伏望鈞慈、于于輓、程价、兩人中、差一員通判成都府、填任俊臣闕、所貴得人、協濟職事。

契勘于輓、今任已過滿、所有賈仲鶚身故、成都府已具申尙書省、及吏部、皆乞鈞照。

薦鮮于侃任俊臣充守與執政書

應辰伏見買州、漢州、涪州守臣皆見闕。民政財賦所繫非輕。又知劍州賈价。在任四年未得代。蓋東南士人往往重于入蜀。而蜀中仕宦者又以僻在疏遠。無由自通于朝廷。應辰敢輒舉所知。仰備采擇。更乞鈞慈。詳酌施行。謹具下項。

一、右承議郎知資州鮮于侃。聰察敏健。喜于立事。淹歷世務。所至有聲。今知福州王端明。頃在蜀中。每任以事。而侃于辦事中。不爲暴刻。如根刷契稅。合得食錢。侃一切不受。王端明嘗以四科薦。又舉可任監司郡守。近以避本路帥臣親嫌。陳乞宮祠。

一、右朝奉郎成都府通判任俊臣。名臣之後。好學有立。忠信潔廉。表裏如一。詳練世務。盡心職事。可以爲循良之吏。右謹具呈。伏候鈞旨。

薦楊概充成都教官與宰執書

應辰竊見左承議郎前邛州教授楊概。學問該博。知所去取。議論詳明。皆可施用。端亮有守。不爲苟合。凡四任蜀中教官。士論重之。欲望鈞慈于成都兩教官內。以一闕處之。非獨遠方人才以蒙朝廷收錄爲重。亦使多士之地。得所矜式。不勝幸甚。

與宰執書

今具申稟事件。下項一、應辰恭奉御劄。以蜀中闕雨。儻爲旱甚。當作如何救濟。令應辰詳具聞奏。應辰除

已遵稟具奏外。皆是實利害。不敢有所不盡。伏望鈞慈。特賜詳酌施行。如或給降度牒。卽乞于急遞中。先次行下。所委付官司照會。庶幾度牒未到之間。可以那移措置。不致失事。一伏見夔路最爲荒瘠。官司多方撫卹。今來轉運判周升亨。已致仕。應辰輒以知果州趙不拙治狀奏聞。伏乞鈞慈。更賜裁酌。右謹具呈。伏候鈞旨。

與邵提舉書

契勘催科戶長。最爲難事。尋常人戶當差役之際。不問當否。例須詞訴。比及本州行下屬縣。往復取會。迂回留滯。州縣人吏。得以資緣賣弄。尤爲百姓之害。某自到任以來。立式行下諸縣。各具都保人戶物力。丁口役次。置簿申納。每遇人戶爭論差役。皆令當廳檢閱。如所差已當。人自無詞。卽令責認。如所差人。委是不當。卽追斷縣吏改正。以此稍革賣弄之弊。今者使車按臨。正當夏稅催科之初。竊料所差戶長。須有論訴。僥倖脫免。如事屬所至之縣。敢索案籍。高明洞照。頃刻可了。萬一事在他縣。欲望台慈。只送本州。以憑逐一契勘回申。庶免往復取會。更乞詳酌施行。

文定集卷十四

書

與周參政

奔走州縣。竊見百姓之凋敝。官司之匱乏。未有甚于今日者也。誅求督迫。方且源源而下。其勢不能復堪。將有未易言者。近戶部行下。以今歲下半年賦限七月內令以其他名色。先次兌那。起發一半。此誠國用窘急。有不得已者。今州郡數米而炊。朝不謀夕。豈復有贏餘以相通乎。如去年大赦。堂給所在。紛紛有執持郡守。有毆繫曹掾者。若州郡麤有餘積。肯使之至此。今迫于期會。州既無有。必責之縣。縣必責之百姓。不過科率以取足。而貪殘者又夤緣以濟其姦。竊謂此本是戶部合得財賦。其遲速止數月之間。而百姓利害。便有死生禍福之分。敢望參政校量得失之多寡。力救此事。以蘇民力。所以消患于未形者。非小補也。昔漢高祖征伐于外。而蕭何鎮撫百姓。給餽餉于內。孫權與周瑜謀拒曹操。而曰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都辦。自古用兵。未有本不先固。而望得于僥倖。食不先備。而責辦于倉猝者。仰恃知照之厚。僭易及此。知罪。

又

自上饒登舟。歷四月餘。始抵萬州。去成都尙一千二百里。艱險萬狀。幸而無他。已于閏月十五日。境上交

印。俟到成都。別具啓狀。敵情無厭。仰貽宵旰之慮。詔旨屢下。孰不感動。西和州兩捷。敵卽引遁。似聞京西亦然。要皆非大軍。雖或間有出沒。諸將捍禦甚嚴。可以無患。第不知淮上如何。竊見前此用兵。朝廷與諸將。意向情狀。初不相通。各行其志。是以每相牴牾。經畫西事。令邊臣具攻守二策。而稟命于上。此其類也。所謂不從中覈者。蓋臨機應變。難以遙制。若乃攻守大計。豈當初無定論乎。至于說者不一。未免有利害之私。勇怯之異。惟平心虛己。無所係累。顧望者。乃可以灼見實理。而斷之以至當。此中外所望于門下也。疎拙無取。誤蒙委寄之重。事之所當料理者。非一。尙須續具陳稟萬里之外。所恃者。參政知照素厚。庶幾得伸其區區耳。若坐視病敵。拘文牽俗。苟且歲月。爲自營計。則可。恐非朝廷所以使令之意也。王之奇者。才行俱備。頃京西制置司差權光化軍措畫備禦。數月間。井井有條。理已具奏。乞以準備差遣處之。伏望鈞慈。特從所請。幸甚。

與吏部陳侍郎

朱元晦在建安相遇。問學材識。足爲遠器。亦招其來此。帥司準備差遣。傳銜者。信州人。沿檄歸鄉。不復爲來此計。近相見云。明年正月卽乞休致。蓋其家富厚。明年卽七十也。傳雖差下替人。輒欲俟其投下文字。作非次闕申。乞辟差元晦。敢望同凌丈見宰執言之。如許得的確。方敢申上也。與宰執書。亦云其詳託吏部兩侍郎矣。切乞留念。仍示報曲折。幸甚。王龜齡、胡邦衡、劉賓之。相繼造朝。當有卓絕切至之論也。

某乃者拜狀。伏蒙鈞慈。賜以報答。感荷無量。示諭悉已遵稟。朱迪功。烹進修日新。殊未可量也。不知朝廷有以處之否。呂奉議。大倫貧甚。閒廢之久。士論惜之。如主筦財用。若期月之闕。亦可待也。此外如郡倖近闕。無不可者。敢望鈞慈。特賜矜念。前此鼎州甚得士民之譽。凌侍郎能言之。併乞垂察。

與宰執

比者輒具啓狀。候問門下。庶幾下情得以上達。歲晚寒冽。恭惟論道餘暇。天神交相鈞候。動止萬福。仰恃平日蒙被知遇之厚。敢以私懇冒瀆鈞聽。某家世農業。其爲生之具甚微。類皆耕而後食。織而後衣者也。一鄉之內。版籍所載。未嘗有以官爲戶者。至某始得一官。其區區之心。非特以仰事俯育而已。兄弟宗族。若內若外。所欲以相收相恤者。非一。皆其義所當爲者。而某自從仕來。其閒居者。至于十餘年。其遠適者。至于二千里。閒者出守婺州。才數月爾。藥傷補敗。百未一二。而大禍仍之。屏伏墳墓。艱窘萬狀。支綴喘息。僅至今日。大抵二十五年間。所望以相收相卹者。其貧者日以困。壯者日以老。老者往往物故。僅有存者。每念至此。若鍼刺之在肺腑。重以逋責之未解。而有過時之負。婚嫁之未辦。而有不及時之憂。此皆寢食所不遑安者。如蒙鈞慈。裁賜一外任。合入差遣。使得黽勉職事。上以補報萬一。而下以遂其私計之如前所陳者。不勝幸願。昔唐杜牧以私計迫蹙。求爲刺史。以爲甚于墜井者。求出。執熱者願濯。且其言曰。爲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爲京官。則四處皆困。某事勢正亦類此。干犯威重。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與趙總領

竊聞調夫饋餉。恐或漸及內郡。想亦非得已者。不知近日邊報如何。敵人有通和之意。理自可信。但須待朝廷議定爾。若免調發幸甚。使司必知其詳。敢望示報。近有論此事者。謹錄其要切之語。上呈。恐或有可取也。嚮爵今四年前。此使司約束。不得抑勒科敷。今州縣乃欲一旦趣辦。官吏曉事者少。散遣弓手雜職輩。徧滿村落。凡稍有生業者。例皆逮繫。重以箠楚。未必有所濟。徒爲胥吏輩膏澤之地耳。累有來投牒者。皆未敢盡行。或謂若請于朝。易以度牒。則不待科敷而可辦。不過遲數日耳。未知使司利害如何。頃在福唐。嘗乞以所降將仕郎綾紙易牒。朝廷不惜也。偶有所見。不敢自外。率易言之。尙冀台照。

比者。輒以傳聞臆度之言。轉達台聽。孔子所謂道聽塗說。與夫未見顏色而言者。蓋方寸怵迫。不暇顧慮。且恃盛德雅量。憂民之憂。必有以照其不得已也。伏辱誨翰。委曲開諭。豈勝悚荷。蜀道運糧。自古難之。以漢武帝之威令。而發巴蜀萬人轉粟。民至驚恐逃亡。以諸葛武侯之才略。閉關息民。訓農積粟。治斜谷邸閣。作木牛流馬。可謂謀無遺諍矣。然每出師。輒有乏絕之患。亦可見也。今幸敵騎引退。民得休息。至于長慮卻顧。爲經久之計。此誠不可忽者。第反復思之。諸葛武侯軍所從出。先有定計。然後移粟以就之。然猶不能善其後。今乃因敵應變。其來不測。而欲多方以備之。其難愈甚矣。實未知所以爲策也。

與張魏公

遠去門下。積有年所。拳拳此心。惟是與天下之人。朝夕瞻仰。方時艱難。大旱之霖雨。未足以喻。伏承詔書。

起鎮建康。朝野交慶。宗社增重。恭惟下車開府。百神扶相。鈞候萬福。大駕巡幸。相公去國之久。愛君之切。今茲進見之際。誠意感動。精神聚會。厥孚交如。所以開天下之福。實在于此。會逢其適。殆有不偶然者。伏乞順時。倍保鈞重。以對揚休命。主上聖德日新。今者僕射相公。從容啓沃。但言聽計。從有以仰答天意。則陟降左右。孰非機會。不勝區區仰望門下之誠。敢此布稟。心之精微。蓋有言不可及者。伏乞鈞察。

又

僕射相公。居守筦鑰。而朝廷隱然增九鼎之重。方衆情危疑。疫癘繼作。鎮撫綏靖。中外蒙益。茲者主上顧憂兩淮。付以經畫。詔旨一下。輿論交慶。伏蒙乘諭敵人曲折。仰見憂時憫世之志。如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也。竊謂方今國用空虛。百姓窮困。將無功而已。驕兵未戰而已。敵正當恐懼修省。以內修政事之時。誠能果斷力行。積累其政。則期月三年之效。固亦未晚。今者相公節制江淮。外治舉矣。仰惟威譽德望。足以振士氣。安人心。其于更革宿弊。興建奇策。人既信服。事半功倍。庶幾愛養根本。保固藩籬。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天下幸甚。惟是任事之難。自古所歎。如種蠡蕭曹。表裏相應。然後無一可恨。至于進取之舉。又須量力相時。見可而動。乃能仰承天意。昔者相公當國。淮西叛兵。蓋亦淺事。舉朝謹譁。前功盡廢。蓋既未信而又莫助也。今日居外。尤非昔比。事體勢力。又不同矣。諸葛武侯所論六事。大概謂兵不可不用。而成敗則不可必。意恐不察者。以舉事一不當。而輕沮大計。故丁寧委曲。以曉譬之。以武侯得政之專。而念慮及此。蓋多懼矣。頃讀蜀史。竊有此論。今蒙相公指示。故敢忘其僭易。輒復上稟。未知淺陋之見。果能得古

人之意否。竊祿無補。求去未獲。而諸公以戶部繁劇。猥使承乏。材力短拙。朝夕愧恐。惟民勞財匱。與所以致弊之由。不敢不爲聖主言之。他未知計之所出也。相公矜念致厚。有以教督其愚。甚幸。未卽前侍。伏乞倍保清重。對揚休命。以爲宗社之慶。

又

仰惟僕射相公。以盛德碩望。鎮撫內外。民心旣安。士氣復振。天下幸甚。至于克勤小物。夜以繼日。竊謂宜有所減省。以怡神養壽。此非獨門下士之私情也。敵人變態不常。相公長慮遠畫。出于萬全。方且厚固吾圉。爲不可勝之備。或傳諸將。頗欲乘間伺便。時有侵略。竊恐無益于今日之大計。不足爲也。東晉之末。微弱甚矣。猶能近取兗青司豫之地。然而果何益哉。傳聞之言。亦未必然。相公必有以裁之。特恐萬一有之。故僭易上稟。伏乞鈞照。

又

迺者都下參候。蒙與進之意益厚。惟綿薄學力不彊。無能仰稱萬一。至于內自愧恐。而求所以稱者。不敢以頃刻怠也。八月初。得請去國。奔走道路。十月末始到福唐。苟無疾苦。皆庇貺所及。相公去此雖久。而斯民愛慕。未嘗少替。惟相公所以致此者。敢不黽勉求之。以無負平日教誨之重。更望時賜警策。使得奉以周旋也。無由前侍。伏乞倍護風采。對揚休命。以爲宗社之慶。

與張敬夫

伏承僕射相公再正台席。宗社之福。中外交慶。昔呂正獻當國。伊川先生以爲原明之助爲多。此亦今日善類所望于敬夫也。輒有一事。雖已稟知丞相。尙有未盡。廣西之寇。久未平定。蓋所以致寇者。非一也。說者以爲百姓凋弊日甚。而官吏貪殘無已。連年荒歉。餓殍滿路。而州縣不肯檢放租稅。官兵俸給。數月不支。而帥守監司爭獻羨餘。其他政事大抵類此。百姓嗷嗷。無所控訴。以爲良民則坐而待死。爲賊則生。此民之所以從賊也。屠將官高居弁。執郡守劉長福。破高雷化三州。此其顯然可見者。而我之所遣。旣非良將。又非精兵。糧又不給。官司行移。賊皆前知。而我初不知賊之動息。賊酣飲酒肉。而官軍嘗有飢色。所以每出輒敗。至于死事之後。無銖兩之報。人皆以爲戰則死。退則生。此官之所以不能制賊也。傳聞之言如此。未知朝廷所聞如何。或謂州縣兵將更相蒙蔽。帥守監司未必盡知一路之詳。其所知者。又不盡以告于朝廷也。今若不究其病弊。更張而一洗之。則其患豈特如前而已哉。近除何直閣知靜江。自此遠方利害之實。必能盡以告于朝廷矣。何帥之意。欲乞朝廷差官兵三千人。仍領將官之可委者。蓋欲示以聲勢。使賊有所畏。庶幾可以撫定。又須應副錢糧。如度牒官告之類。無窮也。廣西見闕一漕。若得鍾世明爲之。可以協濟。又須明降指揮。以寇盜未息。促其之官。非獨得免稽滯。又足示中外以用之之意也。帥司舊有參議官。近年不除。欲得新知峽州呂令問爲之。若朝廷徑除。固幸。不然。當有所請矣。望一一稟知丞相也。昔儂智高叛。初遣楊畋。曹修。再遣孫沔。余靖。皆無功。至狄青出。乃克。人皆以爲討賊非書生事。而劉原父獨以爲前此諸人皆有所牽制。及青之出。僚屬得自辟除。官吏得自廢置。財賦得自移用。將士得自誅賞。

此其所以成功也。況今日事體種種皆非昔比。若朝廷不留意假借責任。則雖有能者亦無所施其巧矣。

與漢州張知郡

伏蒙頒示先天之書。探索隱奧。會歸于一。見所未見。幸甚不可言。昔之學者或流于術數。或溺于虛無。此書之傳。使人知聖人之道。皆吾性分日用之事。其所以覺後覺多矣。且聞吏牘滿前。高明洞照。竅竅立解。莫不中者。蓋法如是。故非彊爲也。所治者大。當又有不可量者矣。頃蒙示諭殊荷忠告之意。凡蜀中事之稍大者。皆已縷悉具奏。尙未見行下。邊上似稍寧息。近聞金使來聘也。諸有可以振其不逮。願聞之。

與待制張提宮舍人

承乏如昨。第居民頗苦疾疫。竭力救療。幸亦少定。渠流通快。勝于去年。農事可以及時也。忽得金字牌。令制置司抽差四路。廂禁軍二千五百人。與吳侯正兵相兼使喚。可以免差募篙梢之擾。回奏已條陳其不可未知有能益否。要之諸公一切受成。而異論難出一東一西。但只民被其害。無時而已耳。家兄在諫省。僅月餘。乞出得江西漕。今當到官矣。林安宅大諫。王伯庠副端。告詞有若乃矯激以沽名。輕躁以觸機。使聽者難于從違。非國家之福之語。蓋有所指也。林王業皆求去。曾懷自度支郎中除權戶侍。其他縷縷非紙上可究。元章未聞來期。龜齡書云。欲力請奉詞。未知能如意否。

與王宰

比因還介草率上狀。茲者游辱書誨。不勝慰荷。仲夏暑雨。恭惟王事多暇。明神叶相。尊候萬福。竊祿無補。

日以愧懼。不足爲故人道也。武陵官況當益有可樂。凌丈舍人遽易地。未知後來如何。示諭敢不在念。第諸公皆非相識。俟有可告語者。謹一不忘也。其他委令亦幸勿外。困于人事。無少暇隙。姑此布敘。殊不逮意。惟冀順時保重。前迓休寵。

與呂逢吉

呂與叔中庸解聖人有所不知。聖人有所不能。乃云用者顯著而易知。不用者微密而難知。此謂費而隱。易知者易能。難知者難能。蓋易知易能者。常道也。難知難能者。至道也。知音者。瞽矇之所及。知味者。饕餮之所及。及其至也。雖以聖人之知音知味。不如師曠易牙之精。此聖人有所不知也。如此。乃是師曠易牙能造乎至道。而聖人反不如也。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之心。呼蹴而與之。行道之人。皆不屑。及其至也。充不忍人之心。充無受爾汝之實。則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君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此聖人有所不能也。聖人有所不知。語小者也。有所不能。語大者也。引證之意。與前有所不知之說。兩不相干。中庸之說一也。前以爲語小。後以爲語大。不知何所見而云。此一章灼然可疑。不知與叔何故。乃如此說。未知左右本亦然否。旣云易知者易能。難知者難能。則易知者卽易能之事。難知者卽難能之事。又豈當以知爲小。以能爲大乎。竊恐非與叔之言也。

又

婺卒至。伏領賜墨。存拊勤勤。伏讀再三。仰頤至意。蓋不知應辰之不可教。將期之使勉焉。于斯道者也。內

省涼薄不可大受。徒知感服而已。惟其平日所聞于師。與夫今日茫茫岐路。未知適從者。敢因是取正于門下。伏惟幸察。昔人嘗謂能碎千金之璧。或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或變色于蜂蠆。蓋未聞道之心。照物不徹。是以若是不一也。士方平時。勉強爲善。何所不可。至于事有出吾念慮之所不及者。其不失聲而變色幾希矣。每念至此。若芒刺之在胸臆間。居常惴惴栗栗。猶救過之不給。況敢語其他耶。頃嘗以是請問子韶先生。先生曰。學莫先乎致知。古之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以明明德于天下。則本于格物。自充實之美。輝光之大。大而化之。以至于聖而不可知。則本于有諸己之信。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則本于知性誠其身。以悅乎親。以信乎友。以獲乎上。而治其民。則本于明善。且不先知之。亦何以行之哉。世所謂善從而善之。從而行之。雖能終其身焉。謂之彊學力行。則有之。而非道也。是故好學近乎知。而非知也。力行近乎仁。而非仁也。知恥近乎勇。而非勇也。三者固善矣。然使其行矣而不察。習矣而不著。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亦衆人耳矣。惟卽吾所學所履而求之。而後知夫仁之爲仁。知之爲知。勇之爲勇。則知所以修身。所以治人。所以事天矣。然而孟子曰。勿忘也。勿助長也。忘焉者。是不知道之可求。忽焉而不之省也。助長焉者。是急于求道。而陷于私意也。一有私意。與道二矣。是故私意之患。與忘道同。汝輩于求道之際。宜以自儆也。信師之說。循而求之。二年于今。所恨雖有此志。未能顛沛造次必于是也。不知何以免二者之病。得一意于斯道乎。夫勿忘是也。欲勿忘也。而求之。常近于助長。二者之間。將何以處之。宮便舍人。誤相期待。有意篤之。使有成。雖知不稱。不敢不勉。願推日用之餘。明賜指示。以開未悟。請得以從事焉。困蒙遠實。獨學。

寡聞。古人以爲懼。況于應辰乎。瞻望席下。以日爲歲。急于有聞。不暇面見而請焉。吐露本末。不覺怛怛。仰溷台。豈勝悚悚。

慰魏邦傑

某頓首再拜。恭以先丈承事襟抱疏闊。不以膜外易所以自樂者。天旣畀之賢子矣。況平時飲啖步武。往往少年所不能及。謂且百年以享榮養。以爲世之修德者勸。豈意遽止于此。聞者皆爲之驚嘆。而交游聞之。重以痛惜而不能已也。伏惟孝心純至。當此荼毒攀慕。哭踊何以堪勝。奈何奈何。惟先丈之令德。而有邦傑之賢。以爲之子。有呂丈名德之重。而實爲之志其墓。此三者皆足以不朽矣。更冀痛自節抑。思夫往者之所以不朽。在我也。不以無益而傷生。此實朋遊之至望。初聞欲歸葬于常山。意得面慰。繼聞俯徇邦人戀戀之情。遂輟初議。日念以尺書道區區。雖每與侍郎通問。不敢以此等事煩之。恐其有所忌諱。他又無便。遂至今日。殊用愧悚。錢五千陌。漫致奠儀。菲薄之甚。併冀垂察。比聞已遂襄奉。不知得地何所。吉人所歸。宜不偶然。寓居復在何地。區區不勝懷念。呂舍人丈遽棄斯世。豈勝云亡之痛。想左合雖在哀疚中。其悲悼之情。亦有不能已者。已就信州城北十里卜葬。諸孤謀往婺州。依其二叔父。不知曾通問否。先丈埋銘。乃其絕筆矣。儻已刻成。因便願求一本。且恕干聒也。匆遽具疏。不盡萬一。

文定集卷十五

書

與朱元晦

近建安附示手誨。慰荷無量。當暑。恭惟尊候萬福。某碌碌于此。日益愧負。思見君子。且謀所以當如何者。此心往來。如飢如渴。近事復益可慮。雖在疏遠。豈能弭忘。張真甫爲德不竟。然此君實有區區之心。孔子稱管仲有仁之功。若真甫之功實近之。示諭當以爲戒。誠是也。羅丈語錄。得之甚幸。尙有可疑者。謹具別紙。他日龜山集刻板。併以諸家語錄附之。不必送延平也。羅丈語錄中有可疑者。不居其聖。與得無所得。形色天性。與色卽是空。恐難作一類語看。有事君人者一章。頃嘗問王丈信伯。有次第否。王丈云。前兩句有次第。後兩句難分。又問同是一章。若如此說。則語脈不貫穿。王丈云。恐如信善美。須有次第。至于大也。聖也。神也。豈可分優劣。正與事君人者一章相似。神廟時。富公嘗薦荆公爲翰林學士。韓魏公不聽。按神廟時。韓富未嘗同朝也。〔原註〕韓魏公罷相。荆公乃召。荆公曰。絳之和。非維意。〔原註〕熙寧七年。韓子華再相。八年。荆公再相。謝爲人誠實。但聽悟不及先生。〔原註〕嘗見胡明仲說明道以上。驢兜共工事。〔原註〕驢兜薦共工事。偶見于堯典。崇山。琴太俊敏。常抑之。玩物喪志之類。驢兜共工事。〔原註〕驢兜薦共工事。偶見于堯典。崇山。道不足以任之。故有典。典不足以治之。故有刑。〔原註〕此語如何。不屈于法度之威。〔原註〕此恐未足以言舜。袁海之事。誠非獲已。令益寬所入益微。然更當

思所以救之。折張之政。固爲未遠。然今日事勢。豈可同年而語。自葉左丞作帥。盡以郡中財賦之餘。獻諸朝。今爲歲額。而帥司諸色糜費。昔取之郡者。皆帥司自辦。又立定寺院納官之額。蓋不如此。則不能有餘以爲獻也。旣而拘定寬剩錢。〔原註〕錢世明所爲。寺院益以窮蹙。所立之額。又不能如數矣。而朝廷發下養老軍員。揀汰使臣軍員。動以十百。皆昔所無者。近年以來。方有事于征討。召募調發。敷買打造之類。符移日至。殆不勝其應接也。若窮而不變。未知竟如何耳。

又

某所欲言者甚多。初謂秋涼。或可再得承教。今遂未可卜也。殊以悵仰。諫省二公論龍大淵。曾覲未報閒。卻各除知閣。仍兼舊職。金給事周舍人。相繼論其不可。中批語甚峻。二人皆待罪。有旨無罪可待。劉諫除工侍。而張真甫以待制知會稽。真甫陳義甚力。引富韓公。司馬溫公。辭副樞事。未知能必行其志否。郎官李君樸。林栗。緣禁中點檢小使臣升陟狀。而二人所薦乃雜流。批出詰問。旣而各展磨勘。蓋上于細務。一省覽如此也。

又

見報有旨引見。而未報登對之日。竊計誠心正論。從容獻納。所以開寤上意者多矣。信來倘得聞一二。良幸。李愿中先生。十月半間見訪。館于眉壽堂。方說話間。忽覺欲仆。急扶之。問其無所苦否。則曰無事無事。

尋卽不省人事。昇之就榻。則已蛻矣。後事皆親爲料理。似可無悔。建安簿已扶護歸鄉。想聞之必增惻楚也。

又

蒙以延平先生銘文見屬。自顧不腆。何足以發明道學之懿。所幸元晦論次皆已詳備。庶幾有所證爾。福唐久旱。奔走祈請。殊未霑足。朝夕凜凜。不知所措。奈何奈何。有以教督良幸。魏公再往淮上。其意必有不可得而聞者。第合堂同席。一東一西。不知如此做得否。令人念念不已。竊聞元晦他日必再到延平。倘因而下顧。莫大之幸。

又

見許下顧。朝夕以冀。下旬卽遣人往也。溫公答明道帖。論橫渠諡事。欲附見于龜山集中。切望錄示。魏公與水軍統制。魏尙復官。言者以爲不可。乃止。遣王錢兩侍郎撫諭兩淮。仍措置他無所聞。

又

兵級共七人。謹遣聽使令。自此數日。以待來臨。王龍二使還自盱眙。力言淮上無備。士心不固。所以遣宣諭更戍兵。又督府方治淮東總領司事。而洪總領入對。復言督府之失。所以令總領每半歲。或一歲入奏。魏公必以罪去。但未知輕重如何耳。

又

某舟行至安仁而聞魏公八月二十八日薨背于餘干。雖道路之人亦相與咨嗟痛惜也。前者之約孰謂事乃至此耶。

又

某到闕下留旬日兩得入對。第訓諭所及責任甚重。殊未知所稱塞耳。元晦奉祠之請亦嘗言之。丞相問甚詳。其意甚遲疑。且云如此是棄賢也。張建安之行初者堂白皆欣然許可。適有減罷員闕指揮諸公以令行之。初殊難之。遂已。此外有幹辦公事兩闕。見任人皆堂除。臨行乞從本司辟差。亦既得請。但闕在一年之後。又未知肯俯就否。行止非人所能良以自嘆也。敵遣使請和。朝廷亦欲報之。聞海泗皆已撤戍矣。自此須稍休息。但未知何以善後耳。陳丞相判紹興。比弋陽相見足疾如故。若出則須過關也。

又

伏蒙示諭一字之失。仰見忠告之嚴。誠當如此也。伊川于濂溪若止云少年嘗從學則無害矣。康節之學豈敢輕議。所以舉和靖者。正欲明從遊兩字太重耳。東坡初年力闢禪學。如鹽官縣安國寺大悲閣記。省記不分明。其中引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之類。其後讀釋氏書。見其汗漫而無極。從文關西等遊。又見其辯博不可屈服也。始悔其少作。于是凡釋氏之說盡欲以智慮億度。以文字解說。如論成佛難易而

引孟子仁義不可勝用。子由又有傳燈錄解。

〔原註〕見集中。

而子由晚作老子解。乃欲和會三家爲一。此蓋氣習

之弊。竊以爲無邪心。謂其不知道可也。君欲指其失以示人。則如某事某說明。其不然可也。若概而言之。以與王氏同貶。恐或太甚。論法者必原其情。願更察之也。

又

別德寢久。邈在天末。無復講習之益。豈勝勤仰。去秋上狀。并納所寫李先生墓誌。不知已到否。春氣清和。崇惟尊候萬福。便中再辱書誨。良以慰荷。示諭蘇氏之學。疵病非一。然今世人誦習。但取其文章之妙而已。初不于此求道也。則其舛謬牴牾。似可置之。濂溪先生高明純正。然謂二程受學。恐未能盡。范文正公一見橫渠。奇之。授以中庸。謂橫渠學文正則不可也。更乞裁酌。李先生墓誌。寫得甚草草。其間有謬誤處。請徑爲改正也。論語集解序。益簡當。所恨不見全書耳。蜀士甚盛。大率以三蘇爲師。亦止是學其文章步驟。至于窮經攷古之學。則往往闕略。未知究竟如何。橫渠先生之曾孫。流落在蜀。有橫渠語錄。前所未見。又文集亦多于私家所傳者。俟有的便納去。幸爲審訂也。

又

某承乏無補。重以目疾廢事。丐祠未獲。當再請也。種種非紙上可究。應求秉政足爲治表。未知其得仰志否。僻遠如坐井底。報狀大率兩月餘方到。惓惓此心。終有不能已者。查元章明敏時得相見。稍慰寥落。此外惟王龜齡、張真甫、通問爾。某拜問尊夫人壽履康寧。以次眷集均福。有所委令。願聞之。邵康節子孫。大抵不取二程。蓋私意也。邵公濟作聞見後錄。有一段謾錄呈。不知果是伊川有此帖否。又伊川集中論殺

薄昭事元晦以爲何如。

又

丞相云嘗作書相招。又以堂帖促行。蓋自得上已手帖後。寂無嗣音。不知君子之行止如何。朝夕勤仰。夏暑雨。恭惟德履禔福。元晦當一來似無可疑。若既到之後。或有未安。又在我矣。要之自處既盡。然後可無愧于道也。願以此道爲準。不必過爲疑慮。某疎拙最無補。猶覬未罪去間。或得瞻見于此。以展發所欲言耳。

又

某奉祠如昨。第目昏殊甚。稍勞動。卽或全無所見也。又徧身疥癩。坐臥不安。疾病如此。未始寧息。而離羣索居。了無進修之益。朝夕愧懼。西銘通書兩書。當置之座右。以求所未至。竊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東西二銘。所以相爲表裏。而頃來諸公。皆不及東銘何耶。前蒙示諭。于平易處蹉過。益見體道之功。久而日親。道無遠近高卑之異。但見有不同爾。然方其未至也。雖欲便造平易。而其勢有未能者。曾子聞一以貫之說。因門人之問。而曰忠恕而已矣。蓋其見得明白。行得純熟。如飢食渴飲。非有奇異也。每念此事。非億度言語所能及。尙幸時有以警發其愚陋也。陳明仲篤志爲善。甚不易得。其當官諸事。想能書中詳言之。但可嘆惜爾。

又

某屏居如故。第目昏益甚。亦良苦也。許寄楊文靖、胡文定帖甚幸。朱公揆帖見令摹本別寄納。伊川先生文字亦逐旋據檢到者送伯恭矣。婺州所刊橫渠集近方見之。前此所得本亦寄他處。忌日之變見呂和叔集。蓋必傳之橫渠也。歷史所謂者更看伯恭報如何。敬夫正月間一病甚殆。今雖良愈。尤當加意調護。要須止酒乃善也。

又

某兀坐荒山。惟日瞻仰。奉八月二十八日賜教。慰荷無量。冬寒。恭惟進修有相。尊候禔福。某諸僅如昨。雖此閒居。略無進道之益。每切悚懼。思見君子。尤不能已也。太極說。既欲指示人。豈免剖析。然其理則一而已矣。無可疑者。上蔡所學精到。文詞又足以發之。每服膺焉。來教所諭誠然。此學之所以不可已也。竊承有修言二書甚渴見也。易傳後敘傳易堂記。俟更檢討別拜聞。次陳明仲家事。初不之聞。當作書報之也。

與黃岡人

比因還介上狀。當卽呈達。今因妻兄專詣門下。復附此紙。此間哀苦窮愁寥落之狀。可問而知。不重說也。內外食口亦四十人。因讀信天緣堂記。所謂世間寧有一門同日困于無飯者。天之所賦。自應不闕。先生之言。端不我欺。既以自解。復借之以止兒啼。而解客嘲也。無由瞻見。惟乞倍萬珍重。卽還禁塗。以慰上論不次。

與呂叔潛

某承乏如故。第冬春久旱。奔走祈請。終未見效。不勝悚恐也。魏公再相。雖出獨斷。不知能行其志否。種種似未免俯就。雖古人有之。亦已難矣。兩月之間。並未見其施設。必有所甚重者。徒令善類嘆息瞻仰而已。李文竟去。亦失于見幾不早爾。舍人恩澤事。僅得季文書。魏公欣然以爲當還。切須及時料理也。伯恭今安在。兩日前作書託韓無咎附便。亦只是報此。朱元晦到此一月而歸。其學問精進。所養益厚。所謂日新而未見其止也。恐欲知故及之。妻弟與尤延之皆欲來此。久未聞近音。

與喻玉泉〔原註〕玉

泉在斷

前所說王晉老大夫。不待按脈而知人病者。近得延平守相見。論病甚有理。蘄州黃梅村中。有周先生者。異人也。江州祁居之。尹和靖之高第。嘗患鼻中時有碎骨出。周云。乃飲甘棠湖水所中。以生薑爲末。服及一秤。則此病自愈。已而果然。問之云。水有屍氣。觸其骨。飲此水爲氣所薰。鼻先聞之。所以有此病。惟生薑性烈。可以入鼻。久之乃能蕩滌諸穢。所以能愈也。其他異事甚多。更無取于人。王晉老亦稱之。遠方乃有此人。豈易得哉。辟親之事。恐未須忙。前日見二公。卻忘記說。鄰人聞人刪定其子爲張晉彥堦云。晉彥留之。他日欲送安國往成親也。向說沈洵者。今亦爲晉彥堦矣。

與張真甫

某承乏無補。日懷愧悚。仰望超然遠引之舉。如樊籠之羨雲霄也。馬船事。前奏尙未下。旣而騷然煩擾。益

悔所論之不切。比復再論。副本謹錄呈。聖人所謂汝弗能救與。是誰之過者。其敢逃罪也耶。李竑新州編管。虞參政知建康。王暉春。官直學士院。程叔達。丁憂。塗中想亦自見報也。

與何運使

論語集解。得以細覽。不專己見。不尙文飾。而惟其義理之當。尤以嘆仰。頃承諭及文中子。嘗見司馬溫公行狀。言有文中之補傳一卷。比方得之。謹以錄呈。其所去取。大概略盡矣。此外如云楊素。李德林見之類。尤爲可笑。論語于三家。必云季康子。孟懿子之類。必稱孔子對曰。蓋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安有身爲布衣。而于當時之執政。而曰素與吾言。德林與吾言。云云耶。

與陳樞密

某疎拙無取。謬當闡寄之重。曠日持久。寇無報効。疾病侵凌。愈難勉。怨仇叢聚。理必顛隳。力丐奉祠。未蒙矜察。仰惟樞密知院。知照素厚。倘得借以餘論。使某得免于罪戾。遂其分願而去。亦所以爲國計也。幸甚幸甚。廟堂登用正臣。中外拭目以觀舉直錯枉之政。然右府之事。亦固有未易爲者。竊謂如劉賓之。龔釋之。劉子駒。縱未還朝。豈宜久置閒散。朱元晦。直諒多聞。然已除武學博士。今若更除都下一差遣。其人必有以報補知遇。裨贊盛德。馮圓仲之家。貧困特甚。若得復官致仕。庶幾不絕祿食。猶可存活。此皆善類所望于門下者。前所稟任俊臣。已蒙朝廷除知涪州矣。蓋良吏也。

又

遇中伏蒙枉賜誨翰。仰見存眷之厚。至于詢訪時事。委曲周密。又見所以任重慮遠之意。此不獨某所當拜而賀也。天下幸甚。蜀中人才有張行成者。頃嘗薦之。蒙召對。除郎中。兩月引去。今知潼州府。其學博而尤邃于易。其才高而尤長于理財賦。毅然有捐軀徇國之志。惜乎朝廷用之不盡也。然其人老矣。不能復遠出。若就四川有重難職。事付之。必能稱辦。又有左朝散郎。前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李燾。某近嘗以其問學行義具稟。必已仰徹鈞聽。如此人者。非獨蜀人未易多得也。蜀中監司郡守闕員。除已奏聞外。如張待制震。正是精力強明之時。而退就閒地。殊爲可惜。又有左朝請大夫。郭印。老成詳練。恬靜有守。士論所推重。雖年垂八十。而精力不衰。尙可用也。財用不足。今日之大患。竊見朝廷命令更易不常。暗所耗失。自不爲少。只以四川論之。如乾道元年。令宣撫司差兵五千于鄂州防秋。到未數日。又復發回原所。調發往來。津遣犒設。沿途供億之費。不知幾何矣。又于總領所取鐵錢百萬貫。欲應副兩淮。先發十七萬。船腳之費。居其大半。尋卽罷之。近日令制置司抄造錢引紙。工料之直。約二十三萬貫有奇。起綱糜費在外。今又以無用令罷矣。推此類言之。若審于出令。亦節用愛人之一端也。民力困竭矣。而建言者。每爲掎克之請。州縣匱乏矣。而當官者。競爲羨餘之獻。皆非治世美事。孰若治其本而末自應乎。自古南北分爭。事變非一。未聞比人浮海用兵者。惟金人獨出于此。亦是多爲岐路以困吾師。蓋彼視民如土芥。初不計其死亡也。使其無膠西之敗。遂能深入亦送死耳。凡海船之來。必候潮。然後能入港。易舟。然後能登岸。誠有強弓勁弩。乘高據要。以待之。可使坐斃也。若海船不用。其所省當以百萬計矣。武學博士朱熹。不知鈞慈有以處

之否。衆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謬謬也。伏乞留念。某頃在東南。所聞蜀中事。今既親見。乃知所聞謬誤多矣。大理陳少卿。既親見。又詳審其心公平。乞詳細詢之。庶得其實。蓋有非書所能盡者。吳宣撫二月二十一日。急召其二子知利州。綿州者。既傳其所苦。已自安然。二子尙未回任也。某仰辱下問。輒此縷縷上稟。僭易知罪。

答李仲信

某蒙恩兼職翰苑。尤非所長。方力具辭免也。示諭益以愧悚。酌古要論。舟中得細觀。議論宏博。筆力雄健。欽嘆無已。其間鄙意有所疑者。輒具別紙。竊謂文章之用。不過敘事與明理而已。理中有事。事中有理。然事必得其實。理必得其正。東坡以言語妙天下。而制科文字。或未免語焉而不精。擇焉而不詳。如賈誼一論。謂當先交絳灌。使其不忘。然後舉天下。惟吾所欲爲。安有立談之間。遽爲人痛哭者。賈生痛哭之時。則灌已死。絳已之國矣。此非其實也。先交絳灌。而實欲取其權。此非其正也。致使王荊公得以藉口。故區區既竊嘆仰。又願審處之。必蒙照察也。其餘三編。續奉報。

與呂子厚

某方念不獲嗣音。伏辱書誨。慰荷無量。正獻文集等跋語。殊愧不稱。昔嘗聞于紫薇舍人。以爲伊川祭文。最能明正獻之心者。區區輒述所聞。然精微之際。未敢謂僅能勿失也。垂諭過厚。尤以悚仄。匆遽上狀。不能逮意。尙幸裁照。

答蘇仁仲

某竊惟年德之高。而經緯本末。足以表式斯世。言論風旨。足以開益後來。顧乃僻在一涯。超然物外。蓋識者所共嘆息。才難之患。今日尤甚。時而出之。政恐不免耳。丙辰時議。高識卓見者。燭照數計三十餘年間。效亦彌可睹矣。而談說者云云。猶如故。況在當時乎。聽察之間。所繫大矣。益可嘆也。示諭改奏文字。大抵吏文稍涉疑似。必取決于朝廷。不然。雖徒決無益。蓋近例如此。所以不能專。其他曲折。有尺書所不能盡者。殊爲愧悚。

與李運使

某山居。絕無外事。可以一意觀書。第目昏日甚。殊相妨也。又聞頗苦目疾。此中年膏患。而應辰特甚耳。沈存中方。每日用白湯沃洗。勝于服藥。不知曾行之否。邊報竟如何。目前未見其可恃以無恐者。但幸其無他耳。仲秉繳還曾覲詞頭。尋趙舍人歸。遂行之。卻不報行也。敬夫中批知袁州。次日除鄭藻儀同。文潛殊不曉。第恐亦難久也。賢良召試辭免。文字極得體。第恐命再下。亦須一出耳。幸望審處之。墾田之議。頃于邸報中見之。頗訝其首尾不貫穿。今得見全文甚幸。乖崖堂記。所謂發潛德之幽光。非可爲淺見寡聞道也。大抵實錄。乃王欽若主之。如澶淵之役。並不及寇萊公一字。而其自辨處甚悉也。永叔原父等文字多奇絕處。方欲謀一定居之地。盡哀集所有藏之。他時可錄寄也。

答劉樞密

垂諭力陳時事。非特以退爲諫而已。尤見所以非苟然者。昔韓忠獻與司馬文正公書云。竊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爲念。懇辭樞弼。必冀感悟上意。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蓋世人但知溫公辭官之爲高。而忘獻獨明其心也。比者時事紛紛。更見先知之明。衆益嘆仰矣。某素辱知照。尤不勝拳拳之誠。屬目昏日暮。沃洗數百遍。僅能勉強執筆。不能詳謹。乞賜矜察。

答梁子輔

伏蒙垂諭溫建二守曲折。竊謂三仁夷惠之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予之。蓋本無私心。各行其志。不足以相非也。三仁固更相爲謀。使夷惠而同時。則亦必以心相知矣。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又自謂直道而事人。則其和也。豈苟同而已哉。孔子之于夷惠。固無可無不可。然而旅泰山。伐顓臾。則責由求以不能正救。蓋有不得已者矣。惟發于誠心以敬君愛民爲念。而不敢有一毫顧恤毀譽。計較利害之心。以盡人道。聽天命可也。天下之禍。固有養成者。亦有激成者。西漢張禹孔光之流。阿附唯諾。專其身謀。以至大盜移國。而莫之誰何。此養成者也。東漢之君子。必欲與小人立敵。終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此激成者也。然則爲君子者。豈無中道于其間哉。伊川先生嘗曰。中則正矣。正未必中也。世蓋有正而未必中者。不可以其未得中行。而謂之不正也。正未必中。學者所當玩味此語。體究此理。以常自省察。某愚陋衰惰。蓋惴惴然恐不及者。乞賜指教。幸甚。

答尤延之

蒙諭劉陳二公。此皆一時宗師。尤難措詞。頃嘗問呂居仁丈。神宗實錄。張天祺。張橫渠。傳。殆非尋常文士所能作。呂丈云。此兩傳皆是范純甫自做。他人豈易及此。天祺傳言新法之害。當與王安石分受其過。橫渠言乃考索所至。非默識心通。今此二公恐亦類此。輒以所聞謾錄呈上。舊見范忠宣。王正仲。曾子開。皆云元祐間有朋黨之論。忠宣辨尤力。錄歐陽公朋黨論以進。忠宣奏議。言行錄。皆可攷。然竟不知何人爲黨論。其論指何事也。後得一書曰。元祐密疏者。有劄器之一章。分王安石。呂惠卿。蔡確之黨。各具姓名于其下方。知忠宣所爭者此也。器之盡言集。亦不載此章。元祐密疏。李仁甫曾借去。錄本留史院。恐須載併及忠宣所論于傳末。瑩中再作四明尊堯集。爲悔過之書。以寄器之。器之答云。神宗未嘗師安石。安石豈足爲聖人。昔旣稱道如此。今乃置之。僭逆悖亂之域。是非去取。有非鄙拙所能曉者。然事君行己。苟亦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已矣。事君行己等語。蓋亦察其心也。又有書與楊中立。以爲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陽答以賢知過之。則道不明不行。安能成來者之無過乎。因及禹稷顏回事。或出或處。皆當其可耳。瑩中齒長而答書。以先生稱揚之。復以書辭避瑩中云。先生指纓閉以救其惑。謂纓冠閉戶。龜山及了翁集。其書具載。可攷也。此兩段合載于瑩中傳末。視黯無怍。欲改作于黯無怍。道固如是不由外鑠。其下欲添兩句云。視彼汲直。如玉而琢。

與方叔興

聞旣還蘄春。諸況安適。大抵學問之道。止是揆于心而安。稽于古而合。措于事而宜。所以體究涵養。躬行

日用要以盡此道而已。若家務人事。以至應舉從仕。皆不相妨。叔興用心于內。當益有日新之功也。賦兩篇。甚有工處。然須廣看前輩諸作。取其所長。盡爲我用。方能從容中節也。有問鄭毅夫作賦之法。鄭云亦在乎熟之而已。歐陽公言爲文。須是看多。作多。講論多。蓋此雖小技。亦須功力到。乃能精爾。

與呂伯恭

首夏清和。恭惟勉就吉制。哀慕未忘。百神協和。尊候萬福。想臺移趨覲。朝廷亦必循例以舊物招致。不知何以處之。當豫有定論也。伊川文字編次如何。向所納去者。有可取否。近檢得伊川與富韓公之子書。又尹和靖答十一丈書。皆錄呈。橫渠集。元晦頗以爲未盡。曾再理會否。集後有溫公帖。偶有呂和叔與明道帖。正是答溫公所論。今亦同往也。敬夫雖不得書。而聞所苦良已。要須止酒爲善耳。近有以其所論兩樞之章。而稱門人題跋者。刻板散布。頗亦上聞。亦知之否。承屏居明招益復省事。但書問難通爾。

文定集卷十六

書

與汪叔嘉

蒙諭書中大旨。某何足以知之。第昔嘗承師訓。今僅能守而不失者。姑以爲報。所謂歷象五行。治水作樂。觀象作服之制。必有提綱振領之道。又慮難于攷究。竊謂天文地理。刑名度數。在學者皆當考究。非特爲舉業也。註疏之中。固已詳矣。間有不同處。如東坡介甫嘗言之。亦不過六七處。可以參攷。若欲極其微妙。則古人固有終身知一藝而用之不能無差者。若其大概。則不可不知也。如此亦無難于攷究矣。大抵聖人仰觀俯察。制禮作樂。皆有至蹟存乎其間。不然。則是紛紛者贅矣。故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昔者孔子觀于蜡而曰。仁之至。義之盡。觀于鄉飲而曰。知王道之易易也。論郊祀之禮。禘嘗之義。而曰。治國其猶視諸掌乎。吳季札觀簫韶之舞。而知帝德之廣大。韓宣子見易象春秋。知周公之德。周之所以王。此豈拘著于刑名度數。與文字之間哉。是以君子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使不知所謂約。則所學者特技耳。何以爲吾儒。舜典之命九官。與呂刑本不異。但註似誤以皇帝爲堯。王介甫專不取註疏。于此乃不能正其失。竄三苗。命伯益。禹。稷。皆舜事也。而以爲堯。不知何所據也。若其命官先後之次。此則偶爾不同。不必論也。立政所謂九德。卽皋陶所謂也。揚子曰。義進重和。進黎則義和非重黎也。特進之而已。先儒所謂重黎

司天地之官。義和四時之官也。春夏陽也。故進重。秋冬陰也。故適黎。後世遂以義和爲重黎。或謂中庸九經。先于修身而尊賢次之。此不應不及修身。或謂大學引帝典曰。克明峻德。自明也。則是自明其德矣。此皆不攷帝典大學之意。書稱堯之德。自欽明文思。以至格于上下。其爲修身也至矣。故繼以克明峻德。此正合乎中庸之敍。若使上文言堯德如此之盛。又云克明吾之德。其語可謂叢雜。至大學蓋謂堯之所以能明峻德者。以其自明也。由吾之明德。故能明人之德。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自明二字。其所發揮最爲有力。若使大學之意。以明峻德爲堯之德。則何必更下註腳云云乎。此可以意曉也。又其所引顧諟天之明命。則將何以言之。以此而論。固灼然矣。難壬人之說皆通。生乎千載之下。雖窮其志思。安能合乎聖人。要其無悖于義理。有補于名教。使聖人復起。不能易者。卽經之所在也。久去師友之訓。常懼棄息。輒因來問。復爾切切。更望以所疑時見訂正。幸甚幸甚。

答毛季中

某侍下。幸無他。第日益貧耳。奉祠且滿矣。比作劄子。求再任。萬一不諧。則可索我于枯魚之肆矣。不曉事。自應得此。不敢不安之也。承諭爲定居臨川之計。相望益遠。奈何奈何。或因歸鄉。取道玉山。切一報我。當得一見之幸。沈元用甚欲求識。此回經由。曾少款否。呂丈于吾人甚眷眷。願不惜時與之通問。子韶處不通書。恐亦未然。幸更思之。交游間稍通顯者。便與之疎。則似有意。至子世之窺伺。亦不足恤。利害豈人能爲耶。某山居。卻頗得讀書。然獨學無友。離羣索居。陷于古人之所病。終亦勤而無功。平時師友。蓋日夜

在念也。今皆在數百里外。書問且不能數。況異時盍簪之樂也。以此言之。聚散豈偶然哉。平時嘗斐然有志斯世。今窮居循省日久。百念已矣。但求有以餬口。優游卒歲。庶爲鄉曲一無咎無譽之人耳。尙望時有以振之。使遂此志。許子理後曾通書否。此間蓋闕焉不相聞。但聞其至湖南。首勅帥司數事。使人增氣。然竟不行也。因便至辰州。一問季文如何。并養原亦有一書。同往宣城。官況大不佳。俸不足用。差出每月止一二日在家。又職事有非人力所堪辦者。如曠三十里許無人家。而責以捕盜之類。是也。岳侯比赴棘寺。又傳已出。不詳所以。再遣使介至金國邊鄙。其遂少安乎。陳丈得書云。十一月間欲赴惠州。不知今行未。來書具留此。渠亦約欲專人來相問也。喻丈得休致。卽往光福。居中赴溧水。必須同行。彥柔、敏中、禹錫相繼去世。可爲痛惜者。范忠宣公赴謫所。至中途舟幾覆。忠宣墜水。旣上。笑謂妻孥曰。此豈章子厚爲之哉。消息盈虛之理。固如是也。胸中千萬。此後不能記憶。草草附問。遇便卽寄數字。以慰寥落。至望。他惟順時保重。以俟天命耳。

答徐知止

某伏退蕭寺。日以懷念。蒸濕欲雨。伏惟尊候萬福。奉教極荷。此正吾輩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不可以不素講也。乃蒙切磋之益。幸甚幸甚。天下之事。常傷于銳而無漸。弊之在人者。固不可以不革。然使其有忠信誠慤之心。則當究弊之所從來。慮其始而及其終。行之以漸。消之以晦。而持之以久。固未有初不攷究。但見其于人情不合。率然以爲非是。不俟終日而盡罷之者。美則美矣。然此出于銳氣。而非出于誠心者。

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革弊之難如此。今人于泛交之間。苟見其過。猶爲之掩覆保全。諫之于密。況父子君臣之間乎。昔章聖皇帝晚年。頗崇神仙。興土木。及仁宗卽位。以爲天書者。天所以錫先帝也。不當留在人間。而納之陵中。玉清昭應宮有火災。于是更不修繕。以答天戒。及章憲明肅上仙。首詔中外。無得言垂簾時事。而事之當革。固已消于冥冥之際矣。此真萬世法也。故元祐間所更法度。皆本先帝之意而爲之。亦以此也。如舜誅四凶事。堯舜本一道。用四凶非堯之過。誅四凶非彰堯之過。若使四凶乃是所信任心腹之臣。則舜之去之。亦必有道。矧堯姑試之以職事。既續用不成。則誅之。此乃成堯之志。何過之彰哉。願更思之。匆匆上報。苟未合。不惜見示。亦庶乎朋友講習之樂也。乞倍萬愛重不宣。

上趙丞相鼎

某近嘗拜狀。必已上關省覽。孟秋猶熱。伏惟純誠鉅德。百神相之。鈞候起居萬福。得行在書。乃聞居興化之命。相公數千里間關而歸。謂自此遂得休息。而蠢蠢之徒。猶排報不已。風波可畏。直道難行。一至于此。然攷之載籍。昔之以元勳盛德。而見勝羣小。如此類者。何可勝數。今日之事。不足爲異也。跋憲所以見周公。不容所以見孔子。是殆天意也。頃見相識間議者。往往以相公慈溪之居太近。某獨謂仁人君子存心行己。無愧天地。至于意外之患。則雖智者不能豫爲之所。欲加之罪。亦何適而不可哉。相公高識宏度。于是非利害之際。處之熟矣。伏惟坐照消息。怡然順受。聞命引道。平氣遜辭。以避方熾之鋒。有識之士。亦將觀相公何以處此也。懇切而言。忘其僭易。暑氣未艾。川陸云遠。更望倍保鈞重。以慰中外之望。

答趙允明

前日將如常山途中遇素所使令者乃知車御還自虎林殊慰久仰方欲爲問忽辱近書審承綵戲多暇尊候萬福某奉祠窮居幸爾如常他無足道長暑相別忽爾涼冷日月易徂當共惜此暇日庶不虛度也東行所幹果何如示諭循規矩之說此實要法然當求其放心收之規矩之中若近世之士胸中營營而姑以糠粃束縛其形骸又以欺愚不知道者此則非所敢聞也昔嘗與益謙言士固有終身無過行直至臨死生不亂然而未可以言道者況其下乎恐吾友求規矩于尺寸之外故復發此他日舉似益謙當亦以爲然矣使行匆匆上問益加進修追蹤故人是望不宣

答張定夫

蒙頒示舊作四篇至言奧旨皆自得之後學之所未聞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拙之見猶有不能無疑者敢試言之以求教于執事某聞之聖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若周官所謂六藝來書所謂胡安定教人以吏事知兵與水利算數等事者小學也若中庸大學之所謂者大學也學無大小之分小學蓋所以爲大學也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使局于一技而無知新上達之功則不免于藝成而下致遠而泥矣後世學者高談微妙而闊略名數度越繩墨蕩然無所執守枵然不適于用若此者非特不知小學亦非所以爲大學也以刑名法術名其家以章句訓詁傳其徒陋而無法博而寡要若此者非特不知大學亦非所以謂小學也以此論者學無大小之分知其一則萬事畢否則兩失

之矣。自秦漢而下。至二程先生。始能發明微言。使學者知本末不二。體用一源。而聖人之書始可得而讀。其有功于道甚大。來教以爲荀揚王韓固非其比。此可以爲允論也。而猶謂其道則是也。其教人者非也。竊謂學者學此。教者教此而已。不應于道之外。又別有以教人也。沈涵漸漬。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雖不責之重。禁之切。而人自歸于善矣。彼其詐僞者非也。以此治經。以此讀書。以此作文。何不可之有。彼其自處于卑陋者。亦非也。胡安定之學。晚進不能知其詳。抑其止于此乎。或又有所謂知新上達之功乎。此則未敢以輕論也。

答葉南美

所謂文潛性論。謂性爲善惡混。固非矣。然彼蓋隱之吾心。以爲誠然。而後言者也。今之所謂性善者。蓋尊信孟子而云耳。未必心見其誠然也。盍求所謂見其誠然者乎。謂格物爲扞格。竊恐未安。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以爲仁。此可見矣。易頌甚佳。則旣已超然立言矣。而曰欲用此意以學易。得非謙損之辭也。令似許迂臨。甚幸。今遣人馬去。然甚愧表率也。

答胡明仲

恭以閣學侍郎。聞望在人。旣更閱進退之際。而愈高。識與不識。孰不慕望。矧某受知受教之舊。其歸向之心。豈間久近。然以僻居山谷。人跡罕至之地。朝夕焦焦焉。饘粥不給之是謀。其勢固不能趨造門下。至于咫尺之書。亦坐貧與僻左之故。無由時致于前。鄉者附使拜書五年于此矣。又不知其果達否也。顧事勢

齟齬如此。與區區之心大不相類。謂且得誅絕之罪于左右矣。此者鄉人方刪定附示手誨。所以存撫教誨之意。不啻疇昔感戢之餘。而昔者妄自隱度恐懼私情。渙然冰釋。幸甚幸甚。某閒居八年。麤糲之味。艱難險阻之狀。久已甘之。斷不敢以此動念。惟是學業不見所超。使異時幸而得侍。未知何以爲進見之資耳。伏承奉祠既終。不復再請。蓋祖宗以祠祿爲憫勞優賢之異數。其予之。則曰任滿赴闕。故請者有以爲詞。今使執政侍從之臣。而猶家貧仰祿自言。茲固大賢之有所不爲。第恐衆人之所不識。則以爲其意安在。旁推曲引。將無所不至。雖君子之行。固不循俗毀譽。然固有道雖委蛇。而不失爲大直者。未知台意以爲何如。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且因以求教也。僭易死罪。某竊聞文定先生所與諸賢往還簡牘。皆已鐫石。願各得一本。置之左右。關學侍郎高文偉論其繕寫者。固不敢妄意得之。或有墨本。儻使得以拜觀。不勝厚幸。輒恃眷私之舊。遂敢及此。仰惟先覺。固不倦于教也。今因僧至衡川。屬其專持此至門下。未卽趨侍。執筆倍以依仰。敢乞順時。倍保台重。

答徐漢英

比人回奉手誨。讀之再三。不勝感嘆。且承涉冬履候如宜。少慰瞻仰。伏承垂問墓額。但恐李公擇事當時傳聞。未必得其真。而後來記憶。容有不盡然者。不作墓銘。不求挽詩。可也。似不必揭于墓道。挽詩如祭文。然爲之者。所以自道其痛惜長遠之意。本非求而得者。雖今人不免于求。然吾告人曰。不求。則是失其實矣。司馬文正書儀。以爲墓前立小碑。可高二三尺許。大書曰。某姓某名。更不書官。此蓋壙中已有志文。則

墓前只須如此。今既無志文。則墓額稍爲文言。似未爲過。孔子題季子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此事始也。文潞公題廣平先生之墓。蓋有自來矣。前人多認明道爲諡。非也。但以其人平生行狀而節以一言。宜令簡重切當。乃可傳信而行遠。竊惟先丈承事心地坦夷。無所矜忤。好士樂善。甚于世人之嗜利。可謂長者矣。若只云長者徐公之墓。則是妥貼而得其實。而有陰德之意。亦在其中矣。蓋若云某姓長者。則止是稱號。若先生府君之類。若云長者某人。則二字乃是明其德。如明道之類是已。漢時稱重其人。多云長者。文帝問田叔。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張釋之問文帝周勃何如人。上曰。長者。又問張丞相何如人。上復曰。長者。直不疑之徒。史稱其長者。宣帝以黃霸治行終長者。又問龔遂。安得長者之言。攷此。則長者二字甚重。但世人泛泛言之。遂不以爲重耳。君子固當論其實也。更有鄙見。若只是姓名如溫公書儀。則子孫自爲也。至于稱道德行不免假之于人。所謂寓言十九。親父不爲其子媒。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不知高見以爲如何。伏惟追慕罔極。思所以表見于無窮。慎之重之。又以下問。苟有所見。不敢不盡。其去取之際。更在從長。必不以爲僭也。皇恐皇恐。加以見聞不多。山居無文字檢閱。其有牴牾。更得教誨之。尤幸。輓詩不成。語言謹錄呈。公擇事如必欲如此。呂逢吉乃李氏甥。俟他日問之。而後從事如何。更在垂諭。

與信州程尙書

伏以比年以來。民方幸于息肩。而信州又得如尙書者。辱鎮撫之。其蒙幸又有加焉。而天不靖民。橫流肆

慮戴白之老。未始見聞。恭惟龍學尙書。誠心惻怛。惟以利民及物爲事。方無事時。求所以饒裕矜恤之者。無所不至。況今遭此鉅災。漂蕩墊溺。子遺無幾。亡者暴露。委食于鳥鳶。存者困乏。寄命于俄頃。鄉下細民。所仰食者。大則畎畝。而畎畝化爲谿洑矣。次者菽粟。而菽粟混爲泥沙矣。富者方挾所有以幸災。貧者將無所恃而抵禁。是以良民惴惴。私憂過計。恐其害不止水而已。然而未聞使州有所賑恤。以慰存沒之心。爲之措畫。建久長之利者。竊意屬吏。徒欲仰寬夙夜之憂。不以實告。而如某等輩。雖受恩顧之異。而自以杜門閒居。又不敢僭易而言之也。伏見隣郡屬縣。有程氏數家者。皆以財爲長雄。乃者漂蕩之餘。止留倉庫一所。飢民叩門而求之不得。于是嘯呼發所藏而去。訴之縣。縣不能治也。時方聞之。固已憂鄰境有倣而爲之者矣。茲又聞上饒縣石人鄉。有李氏者。閉糴以待賈。民持錢造門而不答。則恐之曰。必不得。將自發廩。李始懼而受之。某鄉有某氏者。欲增價以糴。民與之商確。移時不決。有數人遠來者。不復計所直而從之。其不從者。患其不與己同也。須其出而奪之。某閒居不能盡知外事。所聞止此二者而已。然所以未至如旁郡之甚者。蓋有憚于尙書之威重也。而某氏之事。愬之縣。縣亦不能治。蓋往往烏合之人。莫知主名。雖欲治之。不可得已。竊恐小民日迫于死亡之憂。不復顧慮。然後什伍爲曹。鄉閭既無如之何。官司又不得而治。必有甚于今者矣。所謂其害將不止于水者也。伏望使州察此事理。早賜措畫。度當今可行之宜。求古人救災之政。每縣專擇明察慈惠之吏。委之奉行。其有便宜。許其以法條陳。要使上下之情通。則民必被其實惠。通變于不得不爲之時。消患于無聲無形之內。不勝幸甚。若只作尋常文字泛泛行下。實

恐徒爲文具而無益也。又聞民以災傷赴愬者甚衆。雖未聞指揮竊計使州必且次第施行。伏見庚申歲大水爲害。當時按視蠲租德惠甚渥。民間不免有所賠償。逮旣蠲放之後。縣中乃令放米及一石者出錢買粉酒一石。置酒之直自足以輸租。而向之賠費。又在外矣。朝廷虛失常賦。而民間初不被惠。甚可惜也。若非豫行約束。曾不若不蠲減之爲愈也。至于受納之際。或非其人。往往加倍概量。以足入倉之數。餘者例印虛鈔。今使某戶合納米二石。以災傷蠲其半。所使受納非其人。則所謂二石米者。未嘗蠲也。夫以百姓之財。共公上之用。于艱難之際。宜若于義未爲害也。而朝廷猶且有所不忍。屈己修睦。使民休息。以公上之所不忍取者。乃舉而納之汙吏之家。甚可嘆也。亦望他日特行約束。以警貪狡之心。少紓凋瘵之力。其他事之纖悉。有非所能盡知。尙書周爰咨詢。必有能言之者矣。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髮膚尙無足愛。況其他乎。又曰。救人之難。飢不及殮。飢渴飲食。猶在所緩。則事之所急。孰有先于此者乎。某不在其位。而僭易言之。可謂罪矣。然思古人救災之意。如此其切。況食奉祠無功之祿。辱門下異常之眷。而坐視民病如此。而以避嫌緘默自處。可謂有愧于心矣。伏惟尙書以邦本國體爲心。唯恐有所不聞。亦必不以僭易賜罪也。然而今特已然之害如此。陰陽隔屏。理有常數。夏潦秋旱。自古所記。今之田畝十存一二。使又有他日之憂。則民病何時而已。修庶政以召和氣。罄誠意以祈多福。以弭禍于未形。而起福于將來。想已在台念久矣。不待芻蕘之言也。干冒台重。下情不勝戰慄之至。

答張侍郎

比人回、領賜教、不勝感慰。初雖聞駐節清口、繼又聞已奏乞歸鹽官、固知清口必非久、但區區之意、以謂須取道城中而歸、庶幾得遂瞻侍、以慰釋十有五年去德之思、且所欲面稟者、亦非一二、故前日專人拜書、已俟詳報。今乃云廿四日取徑路去、而某廿六日始奉教、已入蘭溪界矣。參差如此、悵快何已。某欲去之計、前此屢以稟知、不惟才力短拙、無補于事、其間曲折甚多、又以老母前次隨家兄在黃州、一別七年、今年七十有七矣。近方正母子之名、前此雖有欲養之心、將以誰告。今身在省闕、可以言而不言、復何待乎。七月末、嘗欲乞嘉禾、偶有都司之命、遂復罷免。十月初、四明有闕、徧見諸府、以情告。諸公皆謂進用在卽、而乃求補外、豈有所疑乎。終不見察。左府云、少待結果了去、亦未晚。某云、豈敢有此望。正使誤蒙朝廷除擢、卻恐去計愈難矣。時節因緣、未有易于今日者。未幾四明除人、適辛企李赴召、除春官、遂以東陽爲請。諸公初相留之意甚勤、旣而見其決去、亦頗不樂。然某以是日輪對、先生以是日得宮祠、又十日而有東陽之除、好事者不知本末、以爲與永嘉相表裏。至有死黨之說、又以謂面對不合、騰播百端。惟是廟堂諸公、備知曲折、有問焉、亦以告之。故久乃稍定。子集所報、得于傳聞、亦不無所自也。某上殿所論、以謂祖宗時治獄、則有開封府、御史臺、又置糾察刑獄司、斷獄則有大理寺、刑部、又置審刑院。自元豐改官制、大理寺兼治獄事、然猶置少卿兩員、一以治獄、一以斷刑。今則止置少卿一員、治獄斷刑皆出于一、然則獄之有當平反者、當責之誰乎。又如祖宗時、雖有刑部、大理、與審刑院、然每至赦宥、必別置詳定罪犯一司、以待從館閣領之。刑部、大理、審刑、皆無預焉。蓋所謂罪犯者、議法之初、皆更其手。今若又使之詳定、誰肯

自以爲非乎。至于梓、益、夔、利，去朝廷遠，每赦，則委轉運鈐轄司詳定，而不委提刑，亦此意也。今刑部昔之議法，今之詳定，皆出一手，其能使民不冤乎？只如故相用事，鍛鍊文致，皆韓仲通爲之。今又使仲通改正，豈復有是理？況又因星變降詔，許民庶言事，而事干刑部、戶部者，復送本部。然則戶部之有枉謬，誰敢以爲言乎？是時韓已去矣。上大稱賞，以爲切當，許以卽當施行。時已有大理少卿楊揆一員矣。又除司農少卿陳章爲大理少卿，專治獄。某又言：「近降指揮，治賊吏，盡用祖宗法。今時與國初不同，國初承五代殺伐之餘，嚴刑峻法，未能盡革。當時州郡多付之武夫，至有不識字畫，而以僕從代書判者。至于判司、簿尉，往往以牙校爲之。故朝廷亦不復以士類待之。至于天下既定，選舉益清，前日之刑寢不復用。故范祖禹著唐鑑，以爲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以爲本朝美事。然臣之愚，非以賊吏爲可恤也。彼既已冒犯典憲，自絕士類，亦何足以士類待之？第恐此刑既用，久而濫及于士類爾。不必遠引，只如前日用事之臣，意所不樂者，往往皆誣以賊罪。今之大臣，有親被其害者。陛下聖明，今已灼見誣枉。若使當時盡用祖宗法治之，今雖欲改正而復用之，豈可得乎？此不可以不慎也。」上云：「卿所慮甚高遠，人所莫及。然朕當擇巨蠹者治之，以儆其餘。宣諭之語甚多，今錄其要者。」某云：「臣謂賊吏皆當治，但此刑不可輕用爾。若使監司得其人，按治得其實，雖停降編竄，亦足以懲惡，非謂縱姦而不問也。」上云：「卿所論甚善。當日所對大略如此。同舍有聞之者，從而緣飾撰造，欲相中傷。然面對之事，主上所知，乞出之事，宰執所知，皆有本末。彼亦徒爲紛紛爾。恐先生欲知其然，故此布稟。」東陽初以賦財足用，故請。今乃不如所聞，未知所以爲計。所示文字，謹

當一一遵奉。別有委令。亦乞不鄙。

與劉樞密

某屏居蕭寺。衰悴多病。目昏腳弱。日以增劇。未知竟如何也。元晦改秩奉祠。聞必欲力辭。決非苟然者矣。敬夫必數相見。邇來士人頗知爲己之學。實二公倡之爲多。斯道爲不墜矣。劉憲來自臨安。近事頗能詳言之。可以得其大概。某日昏甚。執筆艱苦。勉強拜狀。不能詳謹。併乞矜察。

上陳丞相

惟是賣鹽一事。頃歲承乏。見帥司財用窘迫殊甚。嘗謀于鄭少嘉。朱元晦。陳季若。惟元晦以謂寧可作窮知州。不可與民爭利。而少嘉。季若。則以爲可。故于三人中。從二人之言。止是行于城中。間有犯者。不過量行笞罰。雖杖罪亦絕少。時有不相樂者。言于廟堂。以謂福唐禁鹽。徒流無虛日。又有民在塗炭之語。省部行下。嘗具申朝廷。乞委官體究。若果如言者之說。乞重行黜罰。朝廷知其無他。止行下照會而已。然聞後來併外邑亦皆分賣。地頭既廣。刑罰頗峻。每切追悔前日之舉。殆亦作法于涼者也。竊聞僕射相公。寬平簡易。民自不犯。非復前日紛擾之弊。皆暗消于冥冥之中。竊謂常如今日可也。後之來者。人各有心。未必能一遵約束。則紛擾之害。或更甚矣。君子之政。當爲斯民無窮之慮。

與喻居中

朱元晦以召命再下。諸公迫之方行。既對。力排和議。其他皆人所難言者。得武學博士。待四年闕。然其家

貧母老。勢須再請嶽祠也。葉幹頗有望于丞相。得申言之。良幸。

與呂居仁舍人

某平日未嘗學春秋。比因攷究諸家之說。竊謂願讀春秋。必先明聖人所以制作之意。苟于宗旨有所未明。雖有得于片言隻字之間。終無益也。因有疑曰。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亦不敢作禮樂焉。然而作春秋者何也。今胡氏之說曰。中庸誠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止以一言蔽之。而不辯何以作春秋。終不足以祛方來之惑。旣曰不可矣。不敢矣。又從而爲天子之事。則聖人之言行鑿矣。或曰。春秋非有所褒貶。特託行事以明王道而已。故曰天子之事。夫如是。則六經皆明王道也。而獨于春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何也。吳楚之君。爵則公也。僭則王也。而春秋書曰子。此其彰明者。不得謂之無所褒貶也。賞罰不出于時王。而聖人自爲之可乎。此所甚不曉。營營于中。而未知所決者。敢望不倦指教。幸甚幸甚。至于所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極爲牴牾。周人雖建子。必不以十一月爲冬正月。使其以爲冬。則是用夏時矣。今孔子雖用周正。而以十一月爲春。乃與夏時相悖。安得謂之行夏之時乎。其說春正月無冰曰。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是以周正月爲仲冬矣。至其說冬大無麥禾。則曰麥熟于夏。禾成在秋。而書于冬者。有司計歲入之多寡。然後知倉廩之竭也。夫正朔可改。而天時一定。今所書冬者。以爲夏時之冬耶。則是聖人所用正朔。前後自相乖戾。以爲周時耶。則麥不熟于夏。禾不成于秋。而冬乃納禾稼滌場圃之時矣。不知何以牴

悟至此。因書及之。併乞知察。亦以見立言之難也。無由侍坐。以請所疑。臨書不勝拳拳。

與呂逢吉

比辱回翰。不勝感刻。水潦爲害。父老皆云未之見。聞城中特甚。想不無遷徙之勞。山居幸而人與屋舍皆無恙。數畝之田。皆爲沮洳矣。人情嗷嗷。所不忍見。若鄰境又不止此也。魏侍郎之女。嫁趙氏者。壓死于昭慶寺。至今尋其遺體不見。前日雨後。因揮鋤之際。又陷二十餘人于藏下。可歎可歎。每爲鄰里言。雖歲事失望。然視他處。已爲樂土矣。不審比辰起居何似。伏惟萬福也。家叔旣至城。適事已結斷。竟不赴公庭而歸。荷賜非淺。五馬得無疑。其不來耶。果爾。更得略說及。乃荷示諭。子由所作東坡墓誌。昔見陳齊之云。嘗見龜山楊丈言及。龜山云。他只是要道。我不是元祐人。可謂誤用其心。所言三段。此固害理。而其最不可以示後者。如云。因經筵言時事。大臣不悅。風言者攻公。當時大臣。蓋呂微仲。劉莘老也。而以爲與臺諫交通。豈非誣罔。惇。卞輩。政以此罪微仲諸公。天下後世固不之信。而子由乃當時執政。遂助實其事。何以使小人無詞耶。然觀其作。穎濱遺老傳。邪正分明。略無回隱。有不可誣者。蓋傳將付之子孫。而誌銘刻之石。意者特曲筆以避羣小之鋒。然孰若不作之爲愈耶。歐陽公作漢議。謂范堯夫。傳欽之。呂獻可。趙大饒。皆誣謗英宗。以取直名。其後章惇以此書納之禁中。使歐陽公有知。當悔作于地下矣。以此文字。不可不慎也。林旦事固如來教。當時攻之者太過。嘗謂元祐諸公。忠直有餘。而識見不足。不知高見以爲如何。不敢不盡也。

又

某連奉手誨。仰荷君子眷眷不忘之意。非言可謝。雨餘微涼。審承侍外。尊候萬福。感慰之至。某冒暑至此。得雨幸有生意。來日可離此。因求一見之幸。豫以爲喜也。安石邪說。一至于此。今其效彌可睹矣。而學者尙未知其然。自新制專尙經術。四方不知朝廷之意。遂謂欲復用安石之學。六經新義。其價倍貴。甚可嘆也。忠宣公決無他意。如平章之言。似亦太過。但其持論專欲消合黨類。兼收並用。而不知其勢亦有未易爲者。以僕觀之。君子小人之勢。決無兩立。元祐晚年。呂微仲逐去劉莘老。門下士而引李清臣。鄧溫伯。蒲宗孟。于從班。忠宣公兼收並用之說。略施行矣。然出而首倡紹述之說者。李鄧也。其流害以迄于今。亦可見矣。曾子開謂使范公之言行于元祐之時。必無紹聖大臣報復之禍。然使蔡確不殛死。他日復出爲惡。當不下悼。卞。但不當以詩罪之耳。雖不殛蔡確。以開後例。章惇得志。亦肯輕恕諸人乎。惇。卞。在元佑間。或偃息大郡。或優游奉祠。所以貸之者厚矣。略無懷惠悔過之意。則知專以優柔待小人者。恐非其理也。若謂忠宣公有他意。此則不可。其再相。力辯臺諫誣罔。吐剛茹柔。其罷相後。又乞寬元祐黨人之罪。以至得謫。是果何求哉。願更慎言之。韓富二公讜論。眞藥石也。劉道原。蘇子由。皆疑周官。子由以爲非周公之全書。則可。而道原詆之過矣。自孟子時。固已言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矣。則後世所傳。或非全書。但在慎擇之耳。不可盡廢。以爲不然也。晁以道力闢王安石。因安石之尊孟子也。併孟子而非之。不亦過乎。歐陽公謂繫辭非孔子所作。前輩多以爲不然。韓魏公未嘗與之言。蓋護其短也。區區所見如此。更須面盡人。

行、惜紙筆具此作報、未間自愛不宣。

又

爲別近爾已若數月。窮山兀坐。惟有思鄉。秋氣益清。伏惟汲古。涵養神相。尊候萬福。某以前此塗中觸熱。日不免飲冷。初第覺其快耳。歸來乃大病。終多吐清。不能更進飲食。兩日來稍有生意。所謂快心事過必爲傷。爽口物多終作毒。良可以爲戒也。所欲明道集。了翁集。並納去。溫公日記。如錄畢。亦願一見。聞宣城守別除人。不知何故。其詳并有他聞。皆願聞之。許子履。毛季中。兩書。輒納上。因便敢煩指揮附行。方耕道之弟。欲往泉南。想須到廣教求書。某亦欲作潮陽書。他日再當奉浼也。王安石邪說。旣已灼見其非。不必多辯。東漢之君子。節義凜然。視死如歸。固非後世所能及。然更當思聖人過猶不及之訓。復于中道可也。蓋自黨論一興。賢人君子無噍類。而當世之士始知其不可。往往俛首巖谷。結舌時事。董卓之暴。有甚于梁冀。王甫。曹節。侯覽。宜士君子所切齒也。然以黃琬。楊彪。朝之宿望。與之同列而不愧。苟爽。陳紀。韓融。時之名士。受其聘召而不辭。蓋有意于保身而濟事矣。申屠蟠。于衆人互相標置之時。則遠引而不言。及爽等相繼而起。蟠又固守而不出。前不陷于黨禍。後不汙于賊臣。可謂卓然數君子之間矣。不知左右以謂如何。有以微發愚蒙者。時得聞一二。幸甚。

又

比人回奉教。不勝感刻。赫日可畏。伏惟招提清勝。尊候高福。某碌碌自守。幸無其他。猶恨未知請見之期。

爾每得來問。不見鄙棄。所講繹者。莫非前言往行之要。幸甚幸甚。邦直元符以後事。某初無所攷。蓋意其如此耳。其後思之。不當如此易言之。辱示諭。當更加詳焉。右丞之功。焯然與日月爭光。此固無可議者。但許公事。因涑水之言。人往往信之。某頃嘗與知識議及。以爲未論其他。世之稍識利害者。亦不肯爲。況許公乎。然終不知其詳。聞之書。乃西京一守陵閣官所傳。蓋溫公嘗囑其子孫。以勿傳也。則其所由來。固可疑矣。又如記趙中令。雖報復私怨。而不害其爲功業。豈不啓姦臣恃功而無忌憚之心乎。昔嘗見胡德輝言。溫公日記。極有可疑。如記富鄭公。惑一尼之言。至願得爲蛆蟲。食其不潔。富公雖所見不同。何至此乎。而溫公平日。最推重富公。其他如文、韓。皆不能無譏。不應如此記事。德輝亦意必後來所增加。蓋當時王介甫。嘗奏富弼無見識。惑一妖尼之言。則德輝所謂後來所增加者。安知其不然乎。耕道見屬二齋記。學問膚淺。安敢率爾。他日自當求教也。前日所拜頌附去書一。乞指揮早達之。爲幸。

文定集卷十七

啓

謝解啓

鄉里之選宜先老成輩行甚卑乃叨舉首初非所望敢以爲榮伏念洋

〔案〕宋史汪應辰本傳應辰初名洋及第後以與姓字有語病特賜改應辰此啓係謝解

時作故尚仍舊名

志大心勞才疎學陋焚膏繼晷探求聖賢之用心束帶遠遊周覽山川之秀氣雖王公大人未嘗

識其面目而先生長者亦多借之齒牙承師問道于庠序之間論世尙友于方冊之上篤在自信敢求速成其爲士者笑之皆曰子之迂也屬盛時之側席下明詔以搜賢竊羞童子之雕蟲請對諸儒而折角視荀揚賈馬之作何足道哉有虞夏商周之書皆雅言也固當去彼而取此安敢是古而非今淬礪辭鋒墾鋤藝圃千萬人吾往矣二三子何患焉共驚一介之微豪奪三軍之帥自量踰分推庇有階此蓋伏遇判府侍郎閣閣名家珪璋素望揭二天之日月被千里之江山買犢買牛淨洗潢池之刀劍采芹采藻一新泮水之衣冠熙然廣信之區盡被洙濱之化致茲庸下亦預選掄洋敢不求爲可知勉所未至騰文章萬丈之燄掃筆陣千人之軍鯤化爲鵬乘北海長風之便豹變則虎脫南山隱霧之蹤過此以還未知所指

上虞宣撫

伏以經武斗樞之庭。宣風井絡之野。安危所寄。內外惟均。注意特隆。具瞻胥慶。恭惟宣撫樞密知院。受才宏博。蘊德純全。以孝爲事君之忠。以仁爲救物之勇。我戰則克。蓋傳心于聖門。匪夷所思。獨取必于天理。經畫世故。調脈政幾。無施不宜。有本如是。雖舉身而遠引。亟承命以遄歸。惟蜀僻在一隅。惟帝明見萬里。當寧太息。命公往釐靡憚。暑行之勤。以寬旰食之慮。制勝堂上。卽坐收于全功。拜相軍中。當復見于盛事。益沛爲霖之潤。永扶置器之安。應辰疏拙。無庸知照。有素免于罪戾。悉蒙庇冒之恩。奉以周旋。茲復趨承之幸。其爲欣忭。實倍等夷。

與呂經略

愆期有待。欲罷不能。忽承折簡之音。已遂交符之幸。反初服而自慶。稱故吏以知歸。事有從來。感無以喻。伏念某寒鄉晚出。薄宦遠遊。數口無飢。姑全生于升斗。一日必葺。惟竭力于簿書。既踰瓜時。尙復匏繫。邦人見察。偶未推擠。親老懷歸。自難啓處。不遑假寐。如有隱憂。天其憐之。分乃莅止。奉令承教。開心見誠。雖斷斷無他。獨慰藉之良厚。彼捷捷欲譖。終浸潤之不行。自惟眇然。何以得此。而復察私計之曲折。閱微蹤之滯留。使沿公牒之行。實遂安輿之奉。招延更僕。臨餞出郊。特屈常尊。蔑聞往列。惟卒伍之凌雜。方道塗之阻脩。三令五申之既嚴。百舍重趼而無倦。望故國之喬木。初非敢期。賴中流之一壺。乃克有濟。方將反命大府。謝恩公庭。事與願而相違。慚且懼而交戰。謂宜督過。益厚拊存。有味之言。疊拜嘉于翰墨。無功之祿。併受賜于廩庖。蔀室生光。涸轍蒙潤。迄依巨庇。以獲終更。此蓋伏遇某官。美繼八元。聲冠九牧。負宏材

而使人也器都貴位而急士之窮不聽畸偏之辭自敦特達之義應辰有同子立誰爲先容始末保全纖悉調護筋骨瑟縮固無可用之資肝膽輪困徒懷欲報之意仰惟遠業簡在清衷已奏銅柱之功卽趨金節之召歸艗可望庶伏謁于道旁大廈旣成永依棲于宇下

與廣西陳經略

伏審期年報政獨推漕最之優十國爲連就倚帥符之重惟周邦之咸喜如大廈之旣成恭惟某官天畀全能世濟其美屹若鎮時之望薰然接物之仁探索羣言旣逢原而自得醕酢萬變固投刃以皆虛無施不宜有本如是自舒翹于俊域卽布武于要津紆郡綬則民有田里之安擁使華則吏有簡書之畏因仍舊部進領元戎昔已致于澄清今豈勞于施設應辰抗塵末路託迹後車將有賴于公庥尤不勝其厚幸

與方經略

甫罷郡佐復叨恩除飢寒所驅道路云遠惟是甚幸得其所依疇昔諸公之並遊從容一顧之特厚志在流水每懷知己之言身如浮雲漫闊趨風之地竊不自意適爲此行託美蔭以息肩聞妙音而忘味事非偶爾天實畀之某官器采翹明風度凝遠閱衆甫以致用追前修而與歸推自得之學以及人混混乎盈科而後進挾不貲之材而應物恢恢乎游刃之有餘所謂無施而不宜蓋其有本者如是帝念嶺表地遠朝廷特分委于漕權仍就更于帥閫歲華再閱輿頌四騰明試以功宜有康侯之蕃錫入告乃后更覲方叔之壯猷自顧奇窮方欣際會譬諸草木宜以臭味而見存畏此簡書庶乎罪戾之或免政恐卽膺于召

節。不容久託于後車。瞻仰之誠。敍言罔既。

與沈安撫

伏念涉道甚疎。抗塵云久。一違冊府。三奉宮祠。受祿無功。幸少延于涸轍。出門有礙。因自錮于荒山。方惟菽水之謀。寧復詩書之夢。茲蒙廟論。俾伙郡條。彈冠振衣。復收還于舊觀。扶老攜幼。竊自比于常人。既奉令于屬城。敢修辭于下吏。伏惟某官。高文綯發。偉論鮮明。舒翹揚英。名不容于自晦。批郤導窾。才每見于並窮。不已于行。所至可紀。阜餘財于劇部。待明制于清時。雖仕路之所榮。顧師言之未厭。自閩以外。有嚴帥節之雄。大江以西。尤謂价藩之重。暨勤填拊。普洽隆平。旬月之間。令已修于庭戶。九河之潤。福更及于京師。凡吏于茲。豈勝其幸。迹同韓子。出意見以無繇。心仰弱翁。震威嚴之是望。庶以恩臨之故。未爲罪斥之人。依賴之誠。敍言罔既。

與吳提舉

伏審乘傳一封。來臨使事。先庚三日。宣布詔條。民言交欣。王命猶重。伏惟某官。天才卓越。儒術精詳。學逢其原。以閱衆甫。文出于己。自成一家。有猷復見于有爲。所譽悉符于所試。而乃回翔久次之地。徧閱後來之英。屬結綬于中都。且問津于要路。顧樂鄉閭之便。自祈原隰之行。遠有光華。雖式嚴于臨遣。周爰咨度。宜卽奉于論思。應辰自爲成童。則已受教。奇窮至此。姑爲升斗之謀。幸會適然。又託幘幘之庇。其爲欣忭。豈易敷陳。

與吳宣撫

東甌蕃屏之嚴。未能報政。西蜀兵民之寄。益愧非才。嘗力貢于忱詞。終莫回于成命。將就旃幃之庇。輒修咫尺之書。恭惟宣撫少師相公。貫日精忠。濟時英略。棠棣之華。韡韡繼當閫制之雄。南山維石。巖巖復陟臺司之貴。應接關輔。蔽遮江淮。肇敏戎公。盡護諸將。執訊獲醜。已摧獫狁之鋒。保勝安邊。方倚營平之略。地雖遠而實本根之勢。身雖外而爲社稷之臣。是謂功勞而位尊。尤宜託重而持力。顧慚疎拙。竊幸依承。治法征謀。旣軍旅之未學。鳳聲氣俗。復語言之不通。第殫夙夜之寅。益謹周旋之奉。庶幾免戾。非復言功。歸向之誠。敷陳罔旣。

又

祇奉詔旨。謬持帥節。控舟遡峽。幸險阻之無他。入境交符。歎拊綏之未易。仰止宣威之重。隱然制閫之雄。庶幾蒙休。其或免戾。恭惟宣撫少師相公。精忠許國。英略濟時。地壓西南。繫江淮之根本。望隆中外。兼將相之威儀。不自有于成功。方益恢于遠略。奮張師旅。靖強敵之窺邊。指顧關河。慰遺民之思漢。旣策勳于爲冠。宜受祉于無窮。應辰猥以非才。偶茲承乏。藝藎不采。但見田閭之安。風雨攸除。實依夏屋之庇。其爲欣幸。罔旣敷陳。

與總領汪少卿

伏念某技無他長。窮有定數。蓬山咫尺。風引去以難親。木偶東西。雨流行而未已。雖安寒薄之分。未免飢

寒之憂。仰蒙上恩。洊佐郡寄。遠道百舍。豈重跼之敢辭。中流一壺。視千金而奚啻。矧復廷臣之重。久當使指之嚴。昔已賴于保持。今仍依于臨按。茲爲幸甚。殆匪徒然。恭惟某官。學識高明。才猷敏劭。宿望獨高于省寺。羣知皆避其威嚴。屬邦計之浩繁。紆皇華而典領。錢流于地。雖稱劉晏之功。刃發于劓。豈識庖丁之妙。卽登大任。乃究遠圖。某無以亢身。苟焉竊祿。論臭味于草木。敢曰宗盟。謹期會于簿書。庶逃吏責。尙祈終惠。使得全安。傾仰之誠。敷陳罔既。

與提刑黃察院

叨蒙恩除。往佐郡寄。屬當會府。實建外臺。欽乃攸司。日得親承于善教。花其所趨。勢宜特異于他邦。竊自懼然。殆非偶爾。某官宏材絕衆。敏識造微。舒翹揚英于多士之辰。明目張膽于可言之地。惟風憲無分于內外。而刑章尤賴于平亭。特迂使華。以惠嶺表。發劓游刃。曾何費于緒餘。策足要津。行卽膺于枋任。應辰謀不及遠。仕止爲貧。中流方仰于一壺。百舍敢辭于重跼。幸威嚴之少霽。庶罪戾之可逃。不逐鰥丞。或念送迎之費。願師委吏。每殫會計之勤。依仰之誠。敷陳罔既。

與知信州程尙書

伏審祇奉中詔。出分左符。惟信美之肇州。本鄱陽之析壤。河潤九里。久已接于餘波。我獨二天。今親承于仁政。聞命而喜。有心所同。恭惟某官。冠冕士倫。表儀禁路。高文大冊。發爲國華。敷論危言。播在人口。是以彌年家食。有其如蒼生之憂。一日詔還。有旣見君子之喜。所以致此。夫豈偶然。方需顯庸。盡發賢蘊。後凋

之節。要歲寒而始知。勇退之心。雖急流而莫禦。斂此餘刃。施于專城。人誇衣錦之榮。誰識浮雲之志。某仰高滋久。願見無階。不獨與此邦之人。安其田里。庶幾聞長者之論。奉以周旋。其爲歡娛。倍萬夷等。

與趙經幹

伏審旣被辟書。卽奉俞旨。轅門增重。桂嶺有輝。伏惟某官。蔚以卿材。生于公族。仁厚皆如麟趾。夙著清芬。弦歌焉用牛刀。亟登最課。屬南邦之開鎮。虛右席以招賢。錐之處于囊中。昔已知其特異。羅而致之幕下。今豈待于先容。姑藉佐戎之謀。實爲儲帥之地。某去德云久。竊祿于茲。特承警欬之音。更託旂幟之庇。其爲欣忭。豈易敷陳。

與福建王運使

伏審祇奉詔音。出持漕節。先聲所暨。輿論交欣。恭惟某官。識造精微。學窮浩博。文采英華之發。自成一家。風流清白之傳。于今五世。旣上應于列宿。宜立登于要津。惟中外更迭之文。具存近制。方始初清明之政。尤重遠民。暫紆使輅。來按閩部。佇聞最課。益究遠猷。應辰方領州符。正依德庇。其爲忭欣。罔旣敷陳。

與成都李運使

某官材猷敏劭。學識高深。明習憲章于殘闕之餘。綠飾吏事于倥傯之際。宜在登瀛之選。乃勤使蜀之行。誇弩矢之前驅。殆非素志。憂樵蘇之後爨。益濟多艱。佇奏休功。進膺異數。

與司馬運使

某官材猷敏劭。學識高明。惟阿衡專美有商。宜臧孫有後于魯。蓬瀛寓直。姑循序進之常。襄漢宿師。暫倚轉輸之重。佇凝最課。卽繼前休。竊承臨按于上流。當獲逢迎于中道。

與晁都大

伏審載揚前旆。冒盛暑之裨延。俯壓近郊。適孟秋之初吉。念去德之云久。每邇風而實勤。將有遠行。尙少留于頃刻。亦旣見止。庶自慰于渴飢。欣忭之誠。敷陳罔旣。

與運使察院

伏審肅持漕節。臨按炎方。置郵之命初騰。載路之聲交慶。恭惟某官。學貫千載。文成一家。追前輩以擅場。睨要津而策足。鋒車促召。輕辭蜀道之難。黼座對揚。絕出漢庭之右。亟躋憲府。游委使華。遂令五嶺之區。亦幸二天之芘。宣聖主不冒海隅之德。運公家如流地上之財。卽著休功。遂膺大任。應辰頃在京國。獲登門牆。悵歲月之幾何。歛雲泥之相望。方且全生于斗水。豈期託蔭于華櫬。欣忭之誠。敷陳罔旣。

納幣啓

不顯亦世。仰風流之具存。惟好是求。忘門地之非偶。伏承某官。第幾女。富有家法。嫻于婦儀。而某從弟朝議位長男某。甫逮成人之年。猥當貺室之重。諏辰其吉。奉幣以前。藉之用茅。姑致誠于菲薄。芘其所賴。尙徵福于方將。

文定集卷十八

啓

賀陳左相兼樞密使

伏審對揚休命。兼領鴻樞。注意方隆。具瞻胥慶。恭惟某官。高明而碩大。篤實而疏通。格于皇天。式是百辟。身任安危之寄。心忘物我之私。密啓建儲。首開萬世之福。決策禦侮。坐判衆人之疑。如丙吉之不言。如謝安之無競。志雖切于遠引。上益堅于仰成。惟萬幾當出于中書。迨五季始分于右府。雖聖明之有作。亦沿革之不常。議非僉諧。動輒牴牾。或宿師而攻守之計不決。或奏功而賞罰之令各行。人無適從。事鮮能濟。欲救斯敝。必惟其人。爰咨上公。盡總二枋。既示君臣之無間。亦由左右之具宜。方且宣宥密緝熙之勞。專發縱指示之略。按邊郡策。益贊漢宣之明。披輿地圖。終歸鄧禹之畫。有識所望。不謀而同。應辰分符海濱。引領門下。其爲欣忭。實倍等夷。

賀沈左相進書加恩

伏審紀閔休于竹帛。趣具奏篇。增峻秩于銀青。繼頒渙號。郵音旁達。輿論交欣。恭惟某官。奧學造微。弘材經遠。見幾萬物之表。發策衆人之先。寤主一言。帝知人而則哲。和戎五利。民受賜以到今。粵當總攬之辰。首冠弼諧之地。期年而變。庶績其凝。惟我宋肇邦。盡革五代八姓因循之敝。迨主上復古。通追一祖七宗。

丕顯之謨。宜有特書大書之傳。以明前聖後聖之懿。王通之序漢七制。韓愈之作唐一經。孰謂熙朝之邦隆。乃容鉅典之久缺。疇咨上宰。總領諸儒。發凡皆本于周公。折衷取裁于夫子。潤色祖業。旣以稱我后奉先之誠。對揚王休。又以致大臣歸美之誼。赫赫姜任之族姓。振振文武之子孫。或溯測于淵源。或分別其派緒。毫髮殆無于遺恨。網羅幾盡于舊聞。惟大章實賴于一夔。故令聞有光于三代。薦之宗廟。簡在帝心。參訂故常。申加徵數。作君臣相悅之樂。豈徒事于虛文。立邦家太平之基。將益觀于實效。應辰屬以補外。無由至前。瞻頌之誠。敷陳罔究。

賀呂經略進職

伏審祇奉寵光。併增職秩。元侯以德懷遠。明主之賞當功。播爲美談。聳動羣聽。恭惟某官。機神穎邁。智慮高明。事雖甚難。決江河而莫禦。才無不具。吞雲夢而有餘。紆郡綬。則流移之民。襁負而來歸。擁使華。則貪猾之吏。股弁而引去。席郎位之清要。總軍儲之浩煩。刃若發硯。錢如流地。曰咨文武之略。往殿東南之隅。麾幟之色。增明。枹鼓之聲。不作。標柱敢踰于約束。獻琛爭效于忠誠。惟彼南丹。恃其狡穴。溪巖重複。篳管蔽遮。種類旁連。易以嘯聚。孔道百出。難于周防。秋蹂稼以爲常。晝攫金而無憚。潦霧交作。兵久戍而多傷。舟車不通。民轉輸者倍費。付之無策。迨此累年。雖爲勗當戒于弗除。而彈雀復牽于所重。或恫疑虛喝。而適足以來其慢。或選戛畏避。而不足以弭其驕。爰自教條一新。輿誦四洽。聞先聲而褫魄。仰嘉惠以垂涎。諭以至仁。捨其往過。皆委命于下吏。願爲氓于一廛。侏偶列拜于轅門。騏驥悉輸于上廩。屈其羣醜。同我

太平未嘗煩一卒之勞。何止活千人之命。飛章列上。褒詔亟頒。永爲已試之功。行有非常之寵。應辰去違。麾下屏伏山中。莫陪冉冉之趨。第極欣欣之喜。

賀廣東經略方敷文

伏審進直西清。作鎮南海。是爲盛選。允協僉俞。恭惟某官。才具淹賅。機神穎邁。批郤導窾。從容皆中于宮商。舒翹揚英。特達不資于纁藉。無忝乃祖。克壯其猷。簡于淵衷。授以閫外。果報成于善政。復申錫于贊書。寵數維新。事權增重。內臨鎮于百粵。外羈屬于羣蠻。帕首袴鞬。爭望塵于道左。卉裳魑結。皆聽命于幕中。必且並行恩威。明示條教。吏有貪泉之恥。物無厲氣之虞。雜五方之民。願藏于市。重九譯之國。來獻其琛。有以致朝廷之尊。然後居公卿之位。應辰間闕。薄宦竭蹶。長塗方幸依仁。遽承易地。側聽羣言之慶。敢懷一己之私。

賀廣西曹運使

伏審欽承詔音。典領漕計。促行之命。絡繹于道途。交賀之聲。洋溢乎嶺海。諒戴星而就職。卽諏日以頒條。伏惟某官。學識淵微。風猷翹爽。繼平陽相國之烈光。太史世家之傳發。舒智謀。顯著聲績。坐鎮上游之會。亟登最課之優。眷茲桂林象郡之遐。付以山國虎符之重。醴聖主之澤。若決江河。籠公家之財。不失圭撮。益觀能事。進對殊休。應辰久矣。仰高幸茲備吏。及瓜未代。偶沿檄于江東。已事當竣。卽瞻風于閩右。依歸之至。竭蹶而趨。

賀張樞密

伏審祇奉詔音。進登樞府。廟堂增重。朝野交欣。恭惟某官。道大而方。氣剛以直。出入中外。幾四十年。反覆是非。蓋千百變。屹乎其中。立不倚。綽乎其從容有常。年高而德愈新。身退而名愈白。想風采者。或意其魁梧而奇偉。問起居者。皆願其壽考而康寧。世不我忘。政將焉往。屬王明之有作。果召節之亟頒。汜回雅志之堅。以慰具瞻之久。今之急務。人所共知。有一言可以興邦。曰上策。莫如自治。使還至而有效。願力行之何如。惟老成重于典刑。而名實加于上下。意有所向。爲無不成。解弦更張。已陳激切之論。置郵傳命。願見設施之方。幸因千載之逢。力救萬方之病。庶幾大節無媿古人。應辰方遠守于海隅。莫進趨于門下。其爲依仰實倍等夷。

賀汪樞密

伏審誕揚明制。進長元樞。帝眷特隆。民瞻胥慶。恭惟某官。英猷經遠。宿望冠時。執法端朝。言底可績。宣威制勝。令出惟行。越參政幾。協濟國事。文武備足。左右具宜。絕域亦知其名。在廷無出其右。於皇新政。方懋遠圖。偃戢干戈。仁雖存于兼愛。綢繆牖戶。患猶謹于豫防。曰咨元老之猷。式固中興之業。以開望則惟舊。以謀猷則具臧。旣茂建于使名。復優加于寵數。惟太尉之在漢室。與相維鈞。而熙寧之待潞公。其命特異。參稽往制。簡自淵衷。以示非常之恩。以明爰立之意。武功七德。益恢可大之規。說命三篇。卽正久虛之位。帡幪四海。師表羣工。應辰久託餘光。欣聞傳命。方分符于閩外。阻望履于幕中。

賀凌司諫

光膺制命。顯陟諫垣。郵置傳聞。薦紳胥慶。恭惟某官。學窮聖奧。德冠民彝。善不期于近名。仁固宜于有勇。待時而動。果膺聖主之求。正學以言。不負官名之重。茲爲序進。益示眷知。品秩雖殊。權實均于宰相。謀猷有補。澤將下于生民。聳聽休聲。益觀治效。應辰夙蒙異眷。方託餘光。屬郡綬之拘縻。阻賓庭之旅謁。

賀楊總領

伏審亞卿太府總計四川。明命旣傳。輿情胥慶。恭惟總領少卿。風猷凝遠。氣度淵閑。前視禁塗。不詭終朝之遇。俯臨遠郡。自安直道之行。惟蜀一方。養兵億計。人力已困。曾無宿儲。邊隅雖寧。愈復增賦。詔旨丁寧。而惠澤之猶壅。文移旁午。而議論之未諧。必惟高明。能定取予。茲利權之盡付。將政令之一新。僚屬洗心。疲氓引領。顧惟疎拙。素辱照知。冀協濟于多艱。願敬聞于餘教。其爲欣忭。罔旣敷陳。

賀虞宣撫

伏審某官。屈元樞之尊。大全蜀之寄。自任以重。陋昔人畫錦之榮。不已于行。體聖主宵衣之念。藐茲孤宦。辱在下風。將致屬轡之恭。獲謫望履之願。其爲欣忭。實倍等夷。

賀趙安撫

伏審諏辰泰筮。開府神皋。威望所臨。輿情胥慶。恭惟某官。學窮浩博。識造精微。恢游刃之新礪。自諸節奏。策要津之高足。豈限尋常。游擁使華。獨登課最。帝城不遠。暫借重于保釐。天子是毗。行入陪于近密。應辰

夙蒙知眷。方託庇休。欣忭之誠。敷陳罔既。

賀福帥曾尙書

伏審光膺明命。起鎮巨藩。方面得人。士民胥慶。恭惟知府。安撫閣學尙書。學高儒苑。望重漢廷。夙崇靜退之風。入處燕閒之地。宸衷簡在。物論攸歸。果承綸綍之襲。付以帥師之任。褰帷入境。已增煥于江山。頒詔宣風。行興謠于襦袴。顧茲迂拙。蚤荷照知。屏伏山林。幸遂依于餘芘。瞻承眉宇。欣將奉于緒言。慰忭之私。敷宣罔既。

賀汪學士

伏審某官奉承大對。擢真巍科。凡在見聞。莫不歎羨。仰惟世德。蓋嘗參翊于政塗。矧復天倫。今乃竝升于勝甲。併爲盛事。著在輿言。既能自致于聲名。必且遠追于風烈。而某繆司貢士。竊自喜于得人。獲託宗盟。又庶幾于蒙潤。特勤都騎。躬致長牋。慰荷之誠。敷陳罔遂。

賀浙東趙安撫

伏審對敷明命。填拊大藩。閫制增雄。輿言胥慶。恭惟某官。宗支毓秀。賢路蜚英。皇華幾徧于四方。最課洊登于二府。既資高而望重。亦屬近而行尊。大雅不羣。宜繼疏封之寵。徐行後長。訖全雅操之堅。帝眷濶河以東。地連魏闕之下。命之作牧。倚以維城。方簡注之特降。諒召還之不遠。應辰備員支郡。引領前驅。欣忭之誠。敷宣罔既。

賀趙總領

伏審欽承明詔。進陟正卿。帝眷加隆。輿言胥慶。恭惟總領大卿。學覃浩博。識造淵微。年輩俱高。歸靈光之獨在。精明益劭。恢游刃之有餘。惟蜀一隅。宿師億計。給餽餉不絕糧道。操贏貲以佐軍興。三年有成。孰先于課最。九德咸事。特峻于班聯。式遄其歸。可立而待。應辰依仁有素。聞命載欣。方坐困于簡書。莫進趨于牆屏。其爲向往。罔旣敷陳。

賀吳宣撫

伏審進升帝傳。真啓王封。典策流傳。摺紳欽聳。恭惟某官。宏才冠世。敏識幾神。臨事制宜。沛江河之莫禦。竭誠徇國。凜山嶽之不移。偉伯季之繼興。專西南之重寄。遺黎安堵。悉蒙再造之仁。諸將連城。屹有四維之固。屬頒溫詔。促覲嚴宸。靡憚暑行。進承晝接。會朝絕席。見國體之增崇。帷幄運籌。獨淵衷之默契。惟高密元功之首。惟汾陽異姓之王。參酌舊章。合爲寵數。以煥太常之祀。以降巖石之瞻。不顯其光。于斯爲盛。應辰夙蒙異眷。方託餘輝。引領門牆。第切拘廢之歎。庇身夏屋。庶無隕越之差。欣忭之誠。敷陳罔旣。

又

伏審造朝畢事。擁節言還。爰擇剛辰。肇開大府。宣威雖舊。易地維新。恭惟某官。識造神明。才兼文武。不顯亦世。與伯氏以代興。克壯其猷。揜羣公而爲冠。欽承溫詔。入覲嚴宸。密勿廟謨。便蕃天寵。謂外禦其侮。已底定于北戎。而我圖爾居。蓋莫如于南鄭。原隰平衍。舟車湊通。以填拊于上流。以指麾于諸侯。制專閩外。

既益峻于等威。地亦關中。示不忘于遠略。增重坤維之望。永扶乾道之隆。應辰承乏無庸。託庇有素。俯觀遠俗。方蒙田里之安。仰企崇墉。第歎簡書之畏。其爲欣忭。罔旣敷陳。

爲虞宣撫賀正

伏以夏正三朝。雖輿情之胥慶。尹躬一德。尤百順之交歸。民具爾瞻。理必有至。恭惟某官。爲時柱石。秉國樞機。金節焯焯。帝咨裴度之重。赤舄几几。人望周公之還。宜茂對時。益多受祉。一相處內。方承冊命之嚴。三壽作朋。永協頌聲之盛。應辰猥以弱植。託于大鈞。閱歲籥之洊更。望門庭而伊阻。其爲禱系。罔旣敷陳。爲吳宣撫賀正

伏以時惟行夏。歲且發春。陽爰進以成三。物簇通而生萬。恭惟某官。精忠徇國。偉望冠時。鄧太傅之功名。豈專將略。郭汾陽之福祿。實系邦基。履端惟新。受祉滋厚。永毗興運。普濟生民。應辰猥以拙疎。託于庇貺。莫伯造門之列。第增引領之勤。祝頌之誠。敷陳罔旣。

又

伏以元善之長。物以更新。德福之基。神其交相。恭惟宣撫太傅郡王相公。忠衛社稷。誠通神明。冠二十八將之功。卓爲帝傅。履三百六句之首。益迓天休。邁方叔之壯猷。倍汾陽之書攷。進膺異數。永濟生民。應辰猥以拙疎。託于庇貺。莫預登門之列。第增引脰之勤。瞻頌之誠。敷陳罔旣。

爲平江魏丞相賀正

伏以夏正三朝。方更新于歲律。尹躬一德。實茂對于天時。恭惟某官。厚重而文。直方以大。入持宰柄。密參造化之工。出欽藩條。寢廣京師之潤。履端茲始。受祉其多。式遄其歸。永弼乃后。益修魏名之大。力扶泰道之亨。應辰仰託庇休。屬拘衰疾。希講鞠脛。莫修慶謁之恭。燕寢清香。徒想威容之盛。其爲瞻頌。罔旣敷陳。

爲左右丞相賀正

獻歲發春。式啓亨嘉之會。大鈞播物。實參造化之功。時所由昌。福斯獨厚。恭惟某官。山河間氣。社稷元臣。

〔原註〕與陳樞密云。
爲時柱石。秉國樞機。

四序密移。孰見燮調之迹。三陽彙進。自符交泰之期。極萬目之具瞻。祝千齡之未艾。應辰

甫違省闕。出綰郡章。莫伸鞠脛之恭。徒切搖旌之念。

回諸郡賀正

伏以首四序以爲正。聖經所重。內三陽而成泰。賢德其亨。恭惟某官。學識造微。材猷經遠。出臨名郡。已凝治最之優。對茂熙辰。宜協彙征之慶。進膺寵渥。以愜公言。念修問之未遑。辱移書之先及。其爲感愧。罔旣敷陳。

回餘姚趙知縣賀正

太族旋宮。謹獻歲發春之候。東風應律。正贊陽出滯之辰。恭惟某官。秀出天支。學優聖域。惟日不足。懷爲善最樂之誠。與時偕行。體自強不息之德。欽想履端之始。倍迎純嘏之常。屬繫迹于匏瓜。阻稱觴于椒柏。

遠蒙流問。祇服謙光。徒深頌詠之私。莫敘勤拳之意。

爲虞宣撫賀冬

伏以太極函三。是生萬物。黃鐘初九。以統羣陰。時令一新。輿情胥慶。恭惟某官。誠貫日月。望塞天淵。屬重華協帝之隆。應聖主得賢之盛。許謨閑遠。禋假和平。其往視師。式倚晉公之重。爰立作相。益圖商室之寧。旣順履于修辰。卽對揚于明命。應辰效官有守。進謁無階。欣忭之誠。敷陳罔旣。

代答常平錢舍人賀冬

天地之心。見于復物。且向榮。邦家之基。立于賢神。其薦祉某官。學窮聖域。望重士林。從容皆中于準繩。特達資于纁藉。御于帝所。擅討論潤色之功。正是國人倚師帥承流之重。陽剛寢長。福履具宜。卽膺圖任之求。以愜具瞻之望。應辰頃緣末第。膏附餘光。疾病侵凌。久退休于聖世。飢寒轉徙。復託庇于部封。徒與安其田里之民。皆有俾爾壽臧之祝。

爲吳宣撫賀冬

伏以十圭測景。順迎化日之長。雲物書祥。豫卜豐年之慶。天其發育。人以歡欣。恭惟某官。望隆華夷。功在社稷。雲臺審象。執居鄧傳之先。井絡宣威。正倚武侯之重。宜乘穀旦。倍擁蕃禧。與國同休。俾民受賜。應辰方茲託庇。莫遂趨風。瞻頌之誠。敷陳罔旣。

爲監司賀冬

太極函三。是生萬彙。黃鐘初九。以倡羣陰。恭惟某官。天資特高。世美惟肖。百城引領。皇皇使者之光華。三尺持衡。井井外臺之條理。王命因人而增重。休聲與實而並馳。德既協于剛亨。福必緣于類至。實爲吏屬。仰託公庥。畏此簡書。曾莫陪于進旅。俾爾戢穀。徒能誦于陳言。

爲劉侍郎賀冬

伏以五緯連珠。起天元之密度。一陽襲管。迎愛日之初長。恭惟某官。雅望冠時。忠規弈世。論思審謬。久膺明主之知。臥治雍容。茂對輿人之誦。宜臨脩旦。倍集殊休。應辰庇賴于茲。瞻依未幾。無從進旅。陪下客之後塵。徒與居民。祈使君之難老。區區之意。言不能殫。

回李知郡賀冬

伏以太極函三。是生萬彙。黃鐘初九。以倡羣陰。恭惟某官。德履粹和。材猷敏劭。俯觀民俗。潛消愁歎之聲。仰順天時。寢樂舒長之日。益迓朋來之祉。以符剛長之祥。惟擊柝之相聞。辱移書之良厚。其爲感愧。罔旣敷陳。

